

黃逸之著

黃
仲
貝
年
譜

商務印書館發行

程千帆先生贈



26.
H

黃逸之著

黃仲則年譜

商務印書館發行

凡例

首以譜主行止所在爲綱領，按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例。

凡酬應詩篇，有故，則錄其目，按施愚山先生年譜例。

譜主卒後，其身後情況，暨著作流傳之大概，仍按年分述，采今本章實齋先生年譜補編例。

黃仲則年譜

先生名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自號鹿菲子，武進人。系出分寧黃庭堅。翁方綱每來吾齋，拜文節像，輒思久之。世居清江之荷湖。明永樂間，有松軒先生名遵者，掌武進兩學教事，因家焉。以雅擅文學，稱有松軒集。曾祖觀龍，字雲會，贈修職佐郎。祖大樂，字韶音，爲高淳校官。父之揆，字端衡，縣學生。自松軒遷武進，迄先生而十四傳矣。兩堂軒集

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正月四日午時，先生生於高淳學署。高淳清屬江蘇江寧

先生丁酉正月四日自壽詩註：「余生午時。」

左輔黃縣承狀：「生於高淳，故小名高生。」

乾隆十七年壬申（一七五二）先生四歲，在高淳父卒。

先生詩集自敘：「景仁四歲而孤，鮮伯仲，家壁立，太夫人督之讀。」

太夫人氏屠，端衡公之繼室，先生事之孝。黃縣丞狀

乾隆二十年乙亥（一七五五）先生七歲，隨祖父自高淳歸武進，居白雲溪上。

先生過高淳詩序：「七歲始隨大父歸。」

祖撫以成立，性不耽讀，而所業倍常童。

洪亮吉撰行狀

是年先生至友洪亮吉

字稚存，號北江，精輿地經史之學，而駢文尤著，有洪北江

詩文集，嘉慶時以上書指斥成伊犛，尋赦還，自號更生居士，餘詳本譜。

十歲幼孤，得母夫人訓，自力於學，壬申以後四年，皆讀書舅氏

塾中，亮吉傷知已賦註與先生同在白雲溪上，兩小相識，時相過從。

先生題稚存機聲燈影圖：「君家雲溪南，我家雲溪北。喚渡時過從，兩小便相識。白楊頭望何安居，

辛夷樹訪迂辛宅。君言弱歲遭孤露，卻伴孀親外家住。塵封蛛網三間樓，阿母淒涼課兒處。讀勤母

顏喜，讀倦母心悲。不惜寒機杼千市，易得夜燈膏一瓿。燈滅尚可挑，機斷不可續。樓風刮燈燈一粟，

書聲機聲互相逐。屋角時聞鄰姬愁，烟中每撼林鳥宿。老漁隔溪住十年，君家舊事渠能言。打魚夜

夜五更起，蔣家樓上燈猶然……」

按蔣家樓，即亮吉外祖家。其家貧孤露之狀，不啻先生自況。

翌年亮吉始遷興隆里舊宅。北江年譜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一七五七）先生九歲，應學使者試。汪啓淑鹿菲子小傳：「九歲應學使者試，寓江陰小樓，臨期猶蒙被臥，同試者趣之起，曰：頃得江頭一夜雨，樓上五更寒句，欲足成之，毋相擾也。其恬澹之概如此。」

先生守祖訓，初未學爲詩，

按洪

竟得奇句至是，非天才亮特，不足致此。試讀先生詩集自敘：

「稍長從塾師授制藝，心塊然不知其可好。先是應試無韻語，老生宿儒，鮮談及五字學者，舊藏一二古今詩集，束置高閣，塵寸許積，竊取繙視，不甚解。偶以爲可解，則栩栩自得曰：可好者在是矣。間一爲之，人且笑嫻，且以其好作幽苦語，益唾棄之，而好益甚也。」

先生於制舉文，自幼卽「心塊不知其可好」而好作幽苦語。大抵天才詩人，清淑靈秀之氣所特鍾，稱其心之所欲出，一任自然，初非強而致之也。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先生十二歲。

舊譜「祖訓導君卒。」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一七六一）先生十三歲。

舊譜「祖母呂孺人卒。」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一七六三）先生十五歲。

是年先生始攻詩，詩集後人以編年排次，先生詩始是年。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先生十六歲。應郡縣試。兄卒。

亮吉撰先生行狀：「吾鄉應童子試者三千人，君出卽冠其軍，前常州知府潘君恂字我溪桐城人

官至寧紹台道王君祖肅字敬亭新城人貢生官至池州知府尤奇賞之。君美風像，立儔人中，望之若鶴，慕與交者爭趨就君，

君或上視不顧，於是見者以爲偉器，或以爲狂生弗測也。」

先生賀新涼詞序註亦云：「甲申歲，知府潘莪溪試童子，披予第一。」

舊譜：「按先生孫志述黃氏世系錄，知兄卒是年。」又稱兄名庚齡。

乾隆三十年乙酉（一七六五）先生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讀書宜興洸里。

左輔黃縣丞狀：「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

是年學使者爲會稽梁國治字階平性好學愛才，所至名士如歸，先生亦其激賞之一。

是年先生讀書宜興汎里。

按先生甲午重過汎里寄懷龔梓樹有「不款君扉歲九更，」
「荆南山色青無恙，」句，荆南山在

宜興，綜甲午前而計，先生讀書宜興汎里在是年。
梓樹名怡，字愛督，武進人，居宜興，官至布政司經歷，兄克一名協武，乾隆舉人，俱爲先生至友。

又按先生在宜興之友，有萬應馨黍維者，亦屬知友之一。
見先生詩自註黍維論詩與先生合，其味餘樓牘稿

序云：「仲則天才軼羣絕倫，意氣恆不可一世，獨論詩則與余合。余嘗謂今之爲詩者，濟之以考據

之學，艷之以藻繪之華。才人學人之詩，屈指難悉，而詩人之詩則千百中不得什一焉。仲則深韙余

言，亦知余此論，蓋爲仲則數峯發也。」
數峯指何數峯，見先生後期詩。

又按先生感舊詩，乃是自述在汎里時之回憶，是篇極悱惻柔綿之致，茲附錄之，以見先生早歲之

旖旎風趣：

感舊

「大道青樓望不遮，年時繫馬醉流霞。風前帶是同心結，杯底人如解語花。下杜城邊南北路，上闌

門外去來車。忽忽覺得揚州夢，檢點閒愁在鬢華。喚起窗前尙宿醒，啼鵲催去又聲聲。丹青舊誓相如札，禪榻經時杜牧情。別後相思空一水，重來回首已三生。雲階月地依然在，細逐空香百遍行。遮莫臨行念我頻，竹枝留淚痕新。多緣刺史無堅約，豈視蕭郎作路人。望裏彩雲疑冉冉，愁邊春水故粼粼。珊瑚百尺珠千斛，難換羅敷未嫁身。

從此音塵各悄然，春山如黛草如煙。淚添吳苑三更雨，恨惹郵亭一夜眠。詎有青鳥緘別句，聊將錦瑟記流年。他時脫便微之過，百轉千回祇自憐。」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先生十八歲。與亮吉同攻詩。冬遊廣陵。始識邵齊肅編修。

亮吉撰先生行狀：「歲丙戌，亮吉就童子試，至江陰遇君於逆旅中。亮吉攜母孺人所授漢魏樂府鈔本，暇輒朱墨其上，間有擬作，君見而嗜之，約共倣其體，日數篇，逾月，君所詣出亮吉上，遂訂交焉。」亮吉與先生居同里，又同好爲詩，故交益深，至是始訂文字之交。

按北江年譜是年亮吉在外家授徒。

是年歲暮大雪，先生與閔季心名貞南昌人官都事遊揚州。由鎮江赴揚。歲暮懷人：「丙歲孤蓬泊京口，聞君

鄰舫倚歌聲。銀箏紅燭三更話，風雪江湖十載情。」君卽指閱季心。又浪淘沙懷閱季心：「交識滿浮生，健者惟卿。憶從相識在蕪城，一揖四筵皆失色，氣是幽并。」按蕪城卽廣陵故城，亦積邗溝城。先生詩集自敘：「歲丙戌，常熟邵齊燾字荀慈，號叔一，乾隆進士，選庶吉，罷官歸。主講龍城書院，矜其苦吟無師，且未學，循循誘之，景仁亦感知遇，遂守勿去。」先生是年始從邵齊燾遊。按玉芝堂集邵荀慈翌年春，主講昆陵，茲根據先生自敘，定爲是年已識邵先生。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先生十九歲。娶趙夫人，仍從邵齊燾遊。秋應江寧鄉試，遂至杭州，是春邵編修齊燾以應常州知府潘恂之聘，主講武進龍城書院，先生從之遊。同學有洪亮吉邵聖

藝號仲遊，楊倫號西禾，辛丑進士。玉芝堂集先生所著有杜詩鏡銓，輩詩亮吉詩註。

亮吉傷知己賦注：「歲丁亥戊子，邵先生主龍城書院講席，余偕黃君景仁受業焉。先生嘗呼之爲二俊。」

先生詩亦云：「尹范同衣日，荆高縱酒場。吟風推兩小，立雪忝同堂。」三十夜懷夢殊，夢殊乃亮吉號。

邵齊燾勸學一首贈黃生漢鏞：

「黃生漢鏞行年十九，籍甚黌宮，顧步軒昂，姿神秀迥，實廊廟之瑚璉，庭堦之芝蘭者焉。家貧孤露，時復抱病，性本高邁，自傷卑賤。所作詩詞，悲感淒怨。輒貽此詩，用廣其意，兼勗進業，致其鄭重云爾。」

「生身一爲士，千載悲不遇。所藉觀詩書，聊以永其趣。羣經富奇辭，歷史貫時務。九流及百家，一一精理寓。遍窺而盡知，十年等閒度。文采旣以成，窮通我無預。大鑪鑄羣材，往往有錯迕。曠覽古今事，萬變皆備具。而我生其間，細比螻蟻數。得失亦區區，何事成忿怒。家貧士之常，學貧古所慮。願子養疴暇，時復御湘素。博聞旣可尙，平心亦有助。努力年少時，白日不留駐。」玉芝堂詩集

先生與邵師，秉性俱愛岩壑，是春嘗偕游銅官山，邵有詩示之：

「黃生落落人如玉，志氣軒昂骨不俗。人間百事付疎慵，獨把殘編自歌哭。生來寤寐愛青山，但恨郡郭無烟鬢。今春忽過銅官下，躡步直上飢忘餐。香飄襟袖松林遠，身逐烟霞屐齒間。我曾夜半登衡岳，曉看燭龍銜若木。偶因夜話述前遊，新句朝來已見投。孤懷本與猿鶴近，清境忽從烟墨收。千尋翠壁星辰接，一片紅霞海面浮。危崖激澗身未到，奇情會意窮冥搜。妙年才氣今如此，令我咨嗟

意無已。更教萬卷濬辭源。黃河豈是人間水。莫歎鵑鵬猶未變。此才會向蓬山見。王粲由來患體羸。
陳平終不長貧賤。吾今衰鬢日星星。無復登高作賦情。讀書事業遊山興。一併殷勤付後生。」
玉芝堂詩集。

是年先生病甚，邵勸之有詩：

對鏡行哀且苦，童稚孤貧少儔侶。偏親織作伴書燈，隻影嫋嫋行踽踽。一身寥落已自憐，况復疾疢來相纏。旁人盡道太消瘦，對鏡自驚非去年。少年意氣爭雄壯，騰騫欲出青雲上。多病多愁乖宿心，長夜幽吟獨惆悵。對鏡行怨且悲，勸君自寬莫傷懷。勸君自強莫摧頽。功名富貴真外物，前言往行皆吾師。輕狂慎戒少年習，沉靜更於養病宜。羣居飽食可無事，檢素對書聊自怠。優柔鑒飫將有得，怨尤憂患夫何爲。愛君本是金玉質，苦口願陳藥石詞。年華一過豈再得，四十五十須臾期。此時對鏡頭如雪，少壯蹉跎悔已遲。」
玉芝堂詩集和漢鏞對鏡行

按邵齊齋早弱入翰林，年三十六，卽罷官歸。晚年主講毘陵，本無意遠出，以蘇常接壤，歸省不越信宿，故應聘至常。其玉芝堂詩文海內推有東京六朝之風，以雋雅稱。章草入晉人室，駢文尤精心孤往，語必已出。先生與亮吉得師至是，是無怪湖海詩傳小序稱先生年未弱冠，所撰小賦新詩，已有煙月揚州之響，而亮吉復以駢文名世，其得力於邵編修者，必不尠也。

又按邵編修爲人意度夷曠，灑脫有名士風。嚴冬喜脫履，擁爐坐。客至覓履，倉卒覓履不得，隨取履之，屢互異，旁觀匿笑。君覺之，亦自笑也。目短視，捧書讀之，面鼻常黑，其脫略小節每如是。而先生與亮吉亦復放浪酣嬉，似其師。試讀醉歌寄洪華峯（亮吉）：「我家君家不半里，中間只隔白雲渡。相思卽訪無常期，預酒輟醉無好步。街衢販販曳手嬉，往往反觸醉人怒……」其落拓不羈之狀，大率相似。

是秋，先生應江寧鄉試未售，值潘恂陞任浙江觀察，邀先生往，先生遂客杭州觀察署中。思舊篇序

「戊子己丑間，屢客武林，偕同人宴吳山酒樓，踪跡居多。」卽指是行。仁和仇永清（麗亭）舉人，官桐廬訓導。

錢塘勞宗茂

號滌叔，乾隆辛卯進士官工部主事。

吳門蔣思謬輩，俱爲是年所交之友。惟與麗亭唱和詩最多。是行

先生嘗觀潮於錢塘，有前後觀潮行詩。按袁簡齋最稱其前後觀潮行詩。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一七六八）先生二十歲。夏歷游杭歙，秋應江寧鄉試。邵齊燾卒。長女生。

亮吉撰先生行狀：「君爲諸生家甚貧，不願授徒，值潘君恂、王君祖肅遷官杭歙，君遂歷訪之。」

先生自丁亥秋後始客幕，既訪我溪於武林，值是年王祖肅陞任徽州同知。先生復往訪之。取道吳門至杭，由新安江赴徽。是年起程時在首夏，邵先生有詩序送行：

「黃生漢鏞，故以童子受知武進賢令新城王公。王今擢徽州府同知，兼攝郡符，將往從焉。路指歙

溪，棹開吳市。煙波渺渺，嶂嶺盤盤。事迫飢驅，義兼負米。性篤知惠，性愛岩壑。粵以首夏，忽乎將行。余講文此邦，纔逾三載。空空自笑，愧韓愈之抗顏。濟濟相超，得孔融之小友。方欣起予，遽慨離羣。日極長衢，心馳遐路。垂楊濯濯，落絮縈愁。芳草芊芊，成茵藉恨。谷禽睨院，求友相鳴。津樹扶疎，落帆何處。西陵浙水，知有遇風之詩。漁浦桐廬，曾無維舟之待。新知生別，悲樂萃於一時。病骨空囊，勞懷極於千里。不能餽贐壯行，酌樽敘別。裁詩四首，聊代疏麻。漢鏞既得余詩，卽夕盡次其韻。清源自濬，逸藻不傳。感藉詞傾，情緣墨露。嘗覽陳書，見孝穆與總持唱和，乃言吾詩寄弟集中。今老夫此詩亦欲寄漢鏞集也。」玉芝堂文集

又送黃生漢鏞往徽州詩：「無計留君住，相思獨黯然。柳條春色裏，帆影夕陽邊。驚急長灘響，蒼茫野渡烟。江山何限好，極目恨綿綿。誰道新知樂，翻成遠道悲。二年時未久，千里會難期。往復憑書疏，寒溫隔路歧。平生慣傷別，添得鬢邊絲。起予推英妙，依人作遠行。菲菲芳草節，脈脈異鄉情。書劍空囊肚，溪山旅眺清。無因重攜手，相送一露纓。聞道新安郡，儀型大雅存。元暉窗裏岫，北海座中尊。爾去投知己，吾衰念及門。空堂雙檜老，風雨愴離魂。」玉芝堂詩集

先生新安之行，與邵先生別後，卽未復晤。邵亦尋卒。年五十二（按亮吉鳳樓梧詞註：「戊子秋杪，

日」而未及先生蓋是時先生已在客中矣。」

是年先生應江寧鄉試未售。哭凱龍川詩序：「戊子鄉試，公同考入闈，景仁受知於公，荐而未售」云。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先生二十一歲。春遊杭州徽州，秋歸里，春客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幕中。

先生自邵師卒，益感人生之奄忽，乃始爲浪遊。詩集自敘：「自邵先生卒，益無有知之者，乃爲浪遊。由武林而四明，觀海湖錢塘，登黃山，復經豫章，汎湘水，登衡岳，觀日出，浮洞庭，由大江以歸。是遊凡三年，積詩若干首，中漸於嘉興鄭先生虎文，定興王先生太岳之教。」按先生之遊，出而歸，歸復出，云三年者，綜前後言之，非三

年在外也。

是年春，先生仍客新安，亮吉燃犀集：「己丑入春後，淫雨連月不止，黃仲則從新安寄書曰：今春雨甚，白雲渡新漲，必不如新安江，然頗思之。」又先生重至新安雜感詩註：「己丑欲遊黃山，病瘧不

果」等云。

繼又由新安返武林，遂復浪遊越中諸山水。上會稽探禹穴，登四明山放歌，觀海鎮海城樓。亮吉玉塵集稱：「先生長身伉儷，讀書擊劍有古俠士風，出遊不出一年而吳越名山歷其半。」即指先生是行。

秋初，先生歸里，嘗偕里友楊倫洪亮吉孫星衍

字淵如，早歲文辭華麗，與先生及亮吉齊名。里中繼乃沉潛經術，著有尚書今古文注疏、芳茂山人集等。

以進士官山東督糧道。

輩遊揚州，孫有詩紀事。

見孫星衍澄清堂稿。

是冬，先生續有湘遊之意，先是抱病客杭州時，杭友仇麗亭輩以湖湘道遠，且憐其病，勸勿往，先生詞以謝之：

「一事與君說，君莫苦羈留，百年過隙耳，行矣復行求。且耐殘羹冷炙，還受曉風殘月，博得十年遊。若待嫁娶畢，白髮待人否。」其性愛岩壑有如此。

先生是遊，以鄭虎文之介，左輔撰行狀：「聞秀水鄭先生虎文賢，謁之於杭州，鄭愛異之。居月餘，泫然辭鄭曰：『景仁無兄弟，母老家貧，居無所賴，將遊四方，覓升斗爲養耳。』時湖南布政使，定興王公太

岳，鄭同年友也。遂遊焉，過湘潭，酌酒招魂，弔屈原賈誼，作浮湘賦以寄意，悲慨傷懷。王故名士，負其才，及見心折，每有所作，必持質黃秀才定可否。

是冬，先生即客王介子幕，未歸。介子誘接後進甚篤，初非以尋常幕客視之，先生憶舊有詞：

「荊州初識，記霜清憲府，天寒夢澤。絲竹後堂容我到，醉倒留禿十石。湘月窺簾，岳鐘殷榻，半載長沙客。」其待遇之隆如此，亦先生之才，有以致之也。

按鄭虎文字炳也。乾隆進士，以經濟自負，有吞松閣集。王太岳字基平，又字介子，弱冠入翰林，擅文名。詩古文氣格高簡，有清虛山房集。二人俱為先生師。邵齊燾至友，而介子與齊燾交尤密。介子初亦好為駢文，見齊燾作，嘆為天授，遂輟不作，而規史漢及韓柳二君同年齒，同官翰林，同以文學相引重，而又同放歸。迄是年，介子起用，而齊燾卒矣。初，齊燾未卒時，嘗有書致鄭，屬其介仲則於太岳，故先生有此行。

又按亮吉詩：「虞山文學比詩工，一卷齊梁體格同。」贊善學韓王學杜，愛才兼有古人風。」即指邵鄭王而言。先生詩嘗得力於三人者，自敘亦言及之。茲詳述其淵源如此。

是年酬應詩篇：

訪曹以南五明寺註見後

醉歌行別伍三澄伍名旣庭名字，澄先生里友。

和仇麗亭註見前

明州客夜懷味辛稚存卻寄

洞庭行贈王大歸包山詩集作包川今按志述攷異志作包山包山乃吳縣洞延西山王攷異志定爲湖海詩傳中之王世錦

哭叔一先生兼懷仲遊註見前

夜與方仲履飲名仲介

荻港舟次遇徐遜齋太守罷官歸滇南徐名碩士官徽州知府

舟泊偕稚存飲江市次韻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一七七〇）先生二十二歲。仍客湖南按察使署，遊衡嶽，夏歸里，秋應江寧鄉試。

春，先生仍客介子幕中，在署以狂傲少諧，落落難與衆合，獨與詩人曹以南名學士詩歎人乾隆戊辰進士有香雪文鈔交，餘不通一語。按左輔撰行狀暇輒褰被獨遊名勝。洪行狀：「是時君已攬九華，陟匡廬，歷洞庭。每獨遊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瞑坐崖樹下，牧豎見者以爲異人。」先生好遊至如此。

居半載，由大江以歸。先生自湖南歸而詩益奇肆。是游所爲詩有：豐陽杜子美墓，洞庭行，登衡山看日出，用韓韻，辰陽道中，黔陽，黃陵廟，岳陽樓用杜韻，黃鶴樓用崔韻，鸚鵡洲，武昌雜詩，黃州，晚泊九江，尋琵琶亭故址，夜登小孤山和壁間韻，天門山舟中望金陵諸詩，其雄宕之氣，有若鼓怒於海濤者，先生詩境，至是而銳變。

七月，先生在里偕亮吉附瓜船至江寧鄉試，俱未售。北江年譜亮吉以文戰報罷，因取兩晉南北史事爲

擬古樂府百二十首。同閱者有里人屠紳號笏岩，乾隆癸未進士官知州管幹珍號松崖，工畫，乾隆進士錢維喬號竹初，乾隆

工畫山水，有趙懷玉字億孫一字味辛，乾隆舉人，官登州知府，好學深思，工詩，與亮吉竹初詩文鈔，星衍及先生並稱，孫洪黃趙有亦有生齋集，亦先生知友之一。

先生時亦以文戰報罷，益復心灰意懶，有詩自況：「多時縱腰脚，百病成一慵。今來眺原麓，氣候歸初冬。疏樹語撼撼，薄雲卷空空。視聽及蕭索，寸心驚飛蓬。枯草踏成路，下與清溪通。落日見隻影，乃臥寒流中。澤淺魚避餌，收釣溪生風。太息歸荆扉，燈火慘不紅。興至偶欲賦，景失無由蹤。惟應付沈醉，何須嗟困窮。」其牢騷鬱塞之情，溢於詞表。詩人徵略曰：「黃生抑塞多苦語，要是飢鳳非寒蟲。」讀此而益信。

時，先生惟以沉醉澆愁，與里人左杏莊名輔，字仲甫，乾隆進士，官至湖南巡撫，有念宛齋詩詞古文書牘五種。馬廣心屠清渠丈暨亮

吉輩，過飲甚頻，有詩紀事。

是年先生與江都汪中容甫始訂文字交。按容甫上章攝提格遺詩，有贈先生詩六首，詞意綢繆，具見所交之密，茲附錄之：

「自余習文翰，高謝同時流。次卿既夭折，題謂魏哲兄悲遠遊。謂族人長嘯宇宙間，萬物同悠悠。常恐

朝露期，斯人不可求。落拓吾何慙，餘生見英物。忘言溫雪交，作合郢人質。歡娛未云晚，相期在華

髮。鬱鬱上崇臺，俯見平野闊。白日動江光，浮雲向空沒。長揖對青山，懷古涕如雪。早孤感同病，心

期樂疎曠。各懷萬里心，高視重雲上。長途未及展，白雲聊孤侶。相對一賞音，信宿已興謗。已矣吾生

窮，飛騰竟何望。鹿馬無定形，白黑隨轉移。况此磊落人，心迹難自持。高才世不容，孤立尙相疑。衆

中獨見親，謠詠固其宜。素心苟不媿，人言亦何爲。傷茲不肖身，波累并朋知。勞生無百年，多難使人

悲。飛雨江上來，春鳩鳴我軒。開樽列華燭，四座多歡言。蹉跎異鄉樂，各道平生親。賓客徒滿堂，不

見所思人。披衣臨前除，夜坐常及晨。高歌對尊酒，誰知傷我神。黃金不可鑄，榮名非吾寶。傾心託

友生，邂逅願終好。一室尙離羣，江湖况遠道。分手知前期，後會慮難保。及此同時居，相見常苦少。悔予求友心，沈憂爲爾老。」

按容甫與先生處境及性格頗多類似處。容甫少孤，事母至孝，家貧，奔走四方，以筆札供養，性狷隘，衆落落難合，於世沉鬱無所遇，嘗過鸚鵡洲，爲文祭黃祖，以舒憤懣，與先生過湘潭，醺酒招魂，弔屈原賈誼，事同一轍，所不同者，先生以詩名世，而容甫三十後絕不復爲詩，專攻經史耳。又按容甫於清代諸儒最服顧炎武，閻若璩，梅文鼎，胡渭，惠棟，戴震，於時彥不復爲詩，可見其盛名者必識彈其失，時人以此短之。讀容甫贈先生詩，推重溢於言外，是亦可以見其彼此交誼之篤矣。又按吳鼐問字外集題詞，一一曰：「集汪容甫家，容甫稱今之人能爲漢魏六朝唐人詩者，武進黃仲則也。」能爲東漢魏晉宋齊梁陳之文者，曲阜孔聖軒陽湖孫淵如也。余故識仲則，在沈業富署中所識者，藝一云：「容甫與先生以詩相交，其推重如是，亦異數也。」又按容甫與先生乃在沈業富署中所識者，是年酬應詩篇：

過維衍留宿燈下次韻維衍及左輔杏莊字

屠清渠丈過飲醉後作山水幅見遺

二十三夜借稚存廣心杏莊飲大醉作歌

蔣二良卿齋頭掘地得桐棺丈餘發之乃古宮殯裝顏色尙如生也作詩記之且調良卿名青曜，號松莊，陽湖

監主亮吉卷施閣文二集有「進黃生之綺語雜蔣子之詆諧」亦爲先生賦友之一

題曉山上人畫幅

和吳二江帆贈詩名賓旭武進諸生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一一）先生二十三歲。春至嘉興。折赴太平客沈太守業富署中。秋應省試。冬復至太平。客朱筠學使幕。子乙生生。

是年春。先生至嘉興。留別鄭藥圃誠齋孫有詩。『十日春波短棹停』語。留旬日即行。折還。由鎮江發

當塗。詩集自敘。『家益貧。出爲負米遊。客太平知府沈既堂先生業富。』即指此行。既堂字方穀高郵人。乾隆甲戌

進士。工行書風韻天然。

時太守署中賓客有邵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是年登進士第。餘姚人。累官至侍講學士。長於史學。於經深三傳及爾雅所著有爾雅正義。穀梁古註。南江詩文集等。

高文照號東井。武康人。乾隆甲午舉人。汪中容甫。註輩。此按更生。是時先生與容甫唱和。詩最多。

時大興朱筠字竹君。號笥河。乾隆進士。官侍講學士。所著有笥河集。餘詳後。督安徽學政。延名宿校文。賓從稱盛。夙聞先生名。禮致之。復延亮吉於幕中。

按北江年譜。『沈太守業富素重先生。留入府署。未匝月。適安徽道俞君成欲延書記。太守以先生

應聘，已至蕪湖，有留上朱學使書，學使得之甚喜，以爲文似漢魏，卽專使相延入幕，以臘月八日復抵太平，黃君景仁已先在署。一學使作書致錢詹士大所程編修晉曰：「甫到江南，卽得黃洪二生，其才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云。」傷知己賦註

又按亮吉關中送黃二人部詩註：「余與君早歲爲笥河先生所知，有猿鶴之目。」笥河謂「仲則如閒雲野鶴。」又按趙渭川校仲則詩，注云：「昔在笥河座，有少年以己詩方仲則者，笥河師大噓曰：仲則天才也。」先生與亮吉爲朱筠推重如是，二人俱以師禮事之。

又按亮吉傷知己賦注是年在學使署者：「張布衣鳳翔，王水部念孫，邵編修晉涵，章進士學誠，吳孝廉蘭庭，高孝廉文照，莊大令斡，瞿上舍華興，余及黃君景仁，皆在幕府。而戴吉士震兄弟，汪明經中亦時至。」朱筠幕中一時人才會集，筠在署復酣飲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激揚情濁，別邪正，聞者悚然。以筠生平提倡風雅，振拔單寒後進，故天下士歸之如市也。

冬十二月，朱筠與諸名士遊采石。笥河集采石磯邊相傳爲李太白落水處，謝公山有太白墓址。先生夙慕青蓮，至是復往憑弔，有詩寄懷。

太白墓：

「束髮讀君詩，今來展君墓。清風江上灑然來，我欲因之寄微慕。嗚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長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高冠岌岌佩陸離，縱橫擊劍胸中奇。陶鎔屈宋入大雅，揮灑日月成瑰詞。當時有君無著處，卽今遺躅猶相思。醒時兀兀醉千首，應是鴻蒙借君手。乾坤無事入懷抱，只有求仙與飲酒。一生低首惟宣城，墓門正對青山青。風流輝映今猶昔，更有灞橋驢背客。賈島墓亦在側此間地下真可觀，怪底江山總生色。江山總古月明裏，醉魄沉沉呼不起。錦袍畫舫寂無人，隱隱歌聲繞江水。殘膏賸粉灑六合，猶作人間萬餘子。與君同時杜拾遺，窆石卻在瀟湘湄。我昔南行曾訪之，衡雲慘慘通九疑。卽論身後歸骨地，儼與詩境同分馳。終嫌此老太憤激，我所師者非公誰。人生百年要行樂，一日千杯苦不足。笑看樵牧語斜陽，死當堆我茲山麓。」

按先生詩宗尚太白，於此可知。潘氏漢詩萃曰：「仲則天分絕倫，幼有神童之目。朱竹君學使以天才稱之，良非虛譽。其詩自漢魏六朝下逮唐宋，咸能采擷精英，自成杼軸，而七古神奇變化，獨近青蓮，觀其太白墓詩有云：『我所師者非公誰，可以知所本矣。』」

歲底，先生留朱筠幕校文。

又按先生秋興詩序：「余年二十有三，臨風攬勝，已復種種早凋如此，其何以堪！」先生時復抱病早歲已然。以風儀俊爽之人，至是而稍稍憔悴矣。

是年酬應詩篇：

飲洪稚存齋次韻

和杏莊贈別

送姜貽績北上

武進人官江西縣丞

嘉禾留別鄭七葑圃

十四夜京口舟次送別張大歸揚州

春日和容甫

春暮和容甫

夜坐述懷呈思復

江上寄左二杏莊

憶徐遜齋滇南

寄王東田丈人

山東

懷方仲介閩中

夜坐懷維衍桐巢

十六夜宴沈太平座卽呈同座諸子

七夕懷容甫游采石

月下登太白樓和思復壁見懷韻

金陵待稚存不至適容甫招飲

金陵別邵大仲遊

別顧文子之繁昌

客夜憶城東舊遊寄懷左二

太白樓和稚存

以所攜劍贈容甫

上朱笥河先生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一七七二）先生二十四歲。仍在安徽學使署。三月爲會於采石之太白樓。復歷遊黃山九華。秋至安慶六安。冬赴潁州鳳陽。臘底歸里。

是年春，先生與亮吉仍在朱笥幕校文。正月四日，先生在客邸自壽有詞。

沁春園：

「蒼蒼者天，生余何爲，令人慷慨，歎其年難及。丁時已過，一寒至此。辛味都嘗。似水才名，如烟好夢，斷盡黃蘗苦筍腸。臨風歎，只六旬老母，苦節宜償。

男兒墮地堪傷，怪二十何來鏡裏霜。况笑人寂寂，鄧曾拜袞，所居赫赫，周已稱郎。壽豈人爭，才非爾福，天意兼之忌酒狂。當杯想，五湖三畝，是我行藏。」

亮吉撰先生行狀：「三月上巳，爲會於采石之太白樓，賦詩十數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頃刻數百言，徧視坐客，坐客咸輟筆。時八府士子以詞賦就試當塗，聞學使者高會，畢集樓下，至是咸

從奚童乞白袷少年詩，競寫一日紙貴焉。按是詩吳思亭屬梁山舟學士君日中閱試卷，夜爲詩至漏盡不止。每得一篇，輒就榻呼亮吉起誇視之。以是亮吉亦一夕數起，或達曉不寐，而君不倦。

筒河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白袷少年詩

「紅霞一片海上來，照我樓上華筵開。傾觴綠酒忽復盡，樓中謫仙安在哉。謫仙之樓樓百尺，筒河夫子文章伯。風流髣髴樓中人，千一百年來此客。是日江上同雲開，天門淡掃雙蛾眉。江從慈母磯邊轉，潮到然犀亭下回。青山對面客起舞，彼此青蓮一坏土。若論七尺歸蓬蒿，此樓作客山是主。若論醉月來江濱，此樓作主山作賓。長星動搖若無色，未必常作人間魂。身後蒼涼盡如此，俯仰悲歌亦徒爾。杯底空餘今古愁，眼前忽盡東南美。高會題詩最上頭，姓名未死重山邱。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向流。」

又按亮吉詩，送邵祕普入都補官：「壬辰三月上巳筵，江水一流詩一篇。我敬白袷方詠月，君製宮

錦行朝天。」

入時邵晉涵以上年登進士第，將入都補官，故云。時晉涵亦與會。

同月，先生隨朱筠及諸名士遊青山。亮吉五經聯吟集詩註：「壬辰三月同遊青山七人，今朱竹君先生張上舍方海黃二尹仲則並下世。」

四月，先生復隨朱筠邵晉涵及亮吉等，歷遊黃山齊雲九華諸勝。亮吉黃山雲海圖跋：「壬辰年四月，隨安徽學使者朱先生筠，歷遊黃山齊雲九華之勝。黃山視二山尤奇，天都蓮花二峯，則奇而尤奇者也。嘗憶偕諸同人自慈光寺抵文殊院，看雲海畢，卽留宿山頂。夜半知學使者不能更上，曳杖獨行，先陟天都之半，道梗塞不能更上，復從間道至蓮花絕頂，久憩乃下。學使已不能待，先從文殊院下山矣。主人亮吉自稱凡一日半夕不食，方追及於雲谷寺。」

覆按先生詩：重遊齊雲山，葉嶺，小溪，山鏗，浴湯泉，夜從慈光寺步至茅蓬庵，再浴湯泉，慈光寺前明鄭貴妃賜袈裟歌，由慈光寺至老人峯，文殊院，天都峯，黃山松歌，遇雨止雲谷寺，鋪海，黃山尋益然和尚塔不得偕邵二雲作諸詩，與亮吉黃山白嶽集詩，俱有可以彼此覆按之處，惟先生未登蓮花絕頂耳。

五月十九日，先生與學使及同幕諸子遊齊山。遊九華，止一宿菴，由一宿菴至中峯。先生與亮吉俱有詩紀事。亮吉蘇河傷逝集詩題：朱學使嘗題名九華東岩者共十二人云。

六月，亮吉先歸，先生重至當塗，臥病宣城。入秋，由青弋江，歷青陽，渡江至皖城，抵六安。七月，亮吉由

武進返太平，隨學使按部至六安，先生遂與亮吉復晤。

冬，朱筠試士徽州，先生與洪亮吉邵晉涵高東井張方海輩皆相從校文六郡，偕學使按部發淮上，

時已十月矣。先生詩「我來
穎尾已良月。」

是行隨學使歷徽州寧國池州安慶廬州鳳陽七府，六安一州云。北江年譜

十一月亮吉以歸營葬事先行，先生亦繼至，先生詩：「歸心日夜壓征驂，霜雪殘年景不堪。多少重山遮不住，淮南行盡又江南。」是行以臘底抵家，除夕有詩：

「無多骨肉話依依，珍重相看燈燭輝。飲爲病遊千里減，瘦因吟過萬山歸。老親白髮欣簪勝，稚子紅爐笑作圍。屏卻百憂成一喜，去年此時孤淚揮。」

又按玉塵集稱：「仲則自黃海歸，技日益進，同輩悉斂手下之。」里友孫星衍淵有詩贈之：

「黃生骨格何軒軒，擺脫羈紲辭籠樊。俯視世俗中心煩，悵然欲與山鬼言。南浮汨羅招屈原，洪濤浮濤顛乾坤。寸磔幽怪償厥怨，長蛟潑血江爲渾。三湘七澤澧與沅，參差一聲波不喧。出沒交手多嬋媛，與子晞髮觀潺湲。洞庭爲酒君山樽，八九雲夢胸中吞。胷中壘塊誰共論，扣舷大嘯呼

靈均。酌以椒桂香。溫謦嘗聞黃山極。天門欲往叩額排。帝關三十六峯愁攀援。人跡不到哀清猿。盤盤直上天宇昏。山慘怪魅來蹲蹲。蠻君鬼伯舌腭反。恍惚不懼存丹元。昂首大嘯捫元根。陽鳥翻翥六合瞰。手折若木敲金盆。鋪海萬頃光沄沄。容成車過紫蠶幡。倏忽變滅歸崑崙。忽然悲涕心自捫。僕馬臨晚愁雲屯。毋嚙其指憂饕殮。獨攜長鋏歸田園。突兀環堵頽四垣。堂後撫視忘憂萱。採擷蘭藻供芳蓀。亦既觀止笑以溫。我時叩門日千番。羅縷異境唇瀾翻。嗟我進退無觸藩。咫尺衡泌拳肩跟。悲來但怨歲月奔。感慨皮肉生脰脣。君獨愛我氣誼敦。酣酒過從常留髡。發篋示我千璵璠。元暉作友太白昆。補石要使天無痕。書生有若蝨處禪。曷不棄書佩假豚。十年浪跡車折轅。面目變盡聲音存。雄雞一鳥驚遯垠。附子不羞魚化鯢。

澄清堂稿黃二景仁遊黃山歸索贈長句。又按淵如嘗題先生所

藏黃山圖。茲不錄。

是年酬應詩篇：

贈萬黍維卽送歸陽羨

送容甫歸里

水西和對岩韻對岩亦亮吉號

新安與洪稚存

邵二雲自江上歸餘姚是冬邵二雲歸餘姚

夜宿中峯和洪稚存

汪孝廉輝祖雙節母詩號煥曾蕭山人乾隆乙未進士

荅和維衍二首

宛溪行送稚存歸里

寄蔣耘莊即蔣良鄉

隴頭行贈王大之關中

桐城懷方仲履昆季

得蔣良卿書知客池陽卻寄并訂歲杪同歸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一七七三）先生二十五歲。春由里復返安徽學使署。隨歷廬泗。夏至徽州杭

州，秋復赴徽，季冬歸里。

正月七日，先生探梅於里中名勝蘇東坡臚舟亭，過左雲在莊杏寓齋飲。卽於是月復赴安徽朱筠學

便署，隨學使按部至廬州泗州。時亮吉在太平沈業富署中，以四庫館開江浙搜采遺書，安徽省設局在太平，亮吉在此總司其事。

清明後七日，先生隨學使阻雨宿浮槎寺，寺有紫牡丹甚盛，學使作歌，先生和其韻。

至泗州，而亮吉自姑孰安徽當塗來，遂與先生復晤。

閏三月，至全椒，飲城南江氏園。過老師凱音布龍川全椒舊治，哭之以詩。

入夏，先生遊徽州，按洪行狀：「居半歲，與同事者議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輕舟。」時袁陶軒名鈞，鄞人。

乾隆拔貢，工詩古文，辭有近體樂府等。

偕從鄭虎文遊，先生有詩贈之。在徽未久，折赴杭州，暢遊西湖諸勝，有登石甌山，由煙霞嶺至紫雲洞精舍，黃龍洞，過賈秋壑集芳園故址，葛嶺暮歸，雨中遊桃莊看飛泉，靈棲寺，虎跑泉，龍井諸詩紀事。

入秋，先生由杭州重至新安。按新安灘詩係由杭州洲上行。時亮吉方由新安歸，相失於道。按亮吉江艇劈潮圖跋：「癸巳七月杪，亮吉在

新安學使行解意有不合，即買舟。先生在新安，讀書汪實夫不疏園，按園先主人爲歙名諸生汪梧鳳松溪，邃於經學詩古文，以藏書著稱。實夫乃松溪子，先生爲題其先人遺集，汪松溪遺集并所著詩學汝爲。時以四庫館開，詔購藏書，實夫將獻焉。先生有詩紀之。

先生是行嘗爲歙人程厚孫作書與汪容甫定交。題許萃和樂山書屋。

入冬，仍取道新安江返杭，冬日過西湖有詩。由杭歸武進，除夕有詩：

「千家笑語漏遲遲，憂患潛從物外知。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年年此夕費吟呻，兒女燈前竊笑頻。汝輩何知吾自悔，枉拋心力作詩人。」

按合肥學舍札記評此詩非流連光景之作，其明年有壽張之亂，謂作者有先見之明云。

是年酬應詩篇：

舟夜寄別左杏莊

聞龔愛督從河南歸，即龔梓樹

久雨寄示顧文子

調顧文子兼示稚存

贈袁陶軒

贈別沈子孟

黃山問道圖爲范懷山作

贈程厚孫時爲厚孫作書與汪容甫定交

秋日讀書不疏園贈主人汪實夫

題汪松溪遺集并所著詩學汝爲

題許萃和樂山書屋

歙人

題汪堃儀圖照

徽州人

雜題鄭素亭畫冊

別厚孫

汪荆石以詩見投且索賦其齋頭古梅匆匆未有以應因書七月中所爲豐山古梅歌附題其後

徽州

人

冬日克一過訪和贈梓樹兄名協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四）先生二十六歲。春在里，秋應江寧鄉試，冬赴常熟展邵先生墓，遂

至江寧。

是春，先生在里，嘗重遊宜興洸里。重過洸里寄懷龔梓樹

時，先生里友孫星衍方自句曲歸武進。亮吉館揚州樞署，以貧故兼肄業安定書院。北江年譜北江文集書三友人

遺事值秋試旋里。里中詩友稱是年爲最盛。按北江年譜稱：「是歲始與孫星衍訂交，同里則孫黃趙

外，復偕楊君倫、呂君星垣、徐君書受，唱酬無間，里中號爲七子。」

按呂星垣字叔訥，乾隆廩貢，歷知贊皇、河間，工詩古文，詞高古簡潔，自成一家，兼善畫，有白雲草堂文集。徐書受號尙之，亦陽湖人。

又按北江集呂廣文星垣文鈔序：「吾里中多瑰奇之士，其年相若而才足以相敵者曰孫兵備星衍、楊戶部、黃燦暨君而三。三人者皆肆力於詩古文辭，而各有所獨到。一按楊芳燦亦係先生至友，芳燦字蓉裳，無錫人，好爲詩，出入義山、昌谷間，又工駢文，驚才絕艷，世謂鹽川復生。有吟翠軒初稿，嘗與先生論詩，有詩，茲附錄之。」

一某自別光儀，甚相思想，不見叔度，鄙吝日增。古人云：然殆不謬也。前在蘭陵，與諸君寒暄翦燭，商略文藝，第時負重憂戚，然不忙及恩恩返棹，孤坐蓬廬，簾箔塞門，徑無行者，追憶曩時

聚首又邈若夢中。不禁淚之淫淫。承睫也。昨以不棄。示之緒言。雖誦再三。心折久矣。雲蒸龍變。蚪翔鸞躍。希世寶也。希世之寶。當爲祕之。惜之。失寶。寶之子。藏燕石者。什襲享。敝帚者。千金此。矜惜之過也。若陶朱猗頓之家。追夜光。碎結絲。則暴殄之過。爲尤甚。竊見足下有所撰作。略無留手。而倦於哀錄。弟私以爲過矣。又嘗論人之聰明才力。當用其所長。掩其所短。與其博而不精。毋寧嚴而不濫。譬如首路者。裹餼糧。整車騎。雖崑崙流沙之遠。循途刻日。可至也。若朝思登崑崙。夕欲泛洞庭。吾恐願奢。志紛終至。白首鄉閭耳。古人遺集笑。翅百數。談六藝。說五經。陳言累累。盈紉溢縹。後人視之。惛然欲睡。以塞鼠穴。而好蠹蠹矣。向亦鑲心刻骨。求其可傳。乃今如是。悲夫。詞賦小道。然非殫畢生之力。不能工也。而好高者。往往失之。子建既小。辯破言。子雲復老。不曉事。強思畫虎。故薄雕蟲。願足下勿爲所誤。幸甚。弟窮愁賦。萬緣都廢。惟文史結習。未能去懷。日來窺班范之鉅製。仿徐庾之瑋詞。銖積寸累。自謂有得。然眞賞殆絕。知音者稀。張率之詩云。沈約則句句嗟稱。度虬之賦。託相如。則篇篇傳寫。庸流之人。貴耳賤目。依古有然。何足怪也。想攝衛惟宜。服食增勝。茲因風便。敢獻狂言。一芙蓉山館尺牘。

七月，先生偕亮吉赴江寧鄉試，同寓明徐氏東園舊址。十月，赴常熟謁邵先生墓。按洪撰行狀：「君自知年不永，嘗共赴吊邵先生於常熟，夕登虞山，遊仲雍祠，北望先生墓，慨然久之。曰：『知我者死矣，脫不幸我先若死，若爲我梓遺集如玉芝堂乎？』玉芝堂者，王君太岳爲邵先生所刊詩文集名也。亮吉以君語不倫，不之應，君就便燕神祠香，要亮吉必諾乃已。」

又按吳蔚光初序兩當軒詩鈔：「甲午冬十月，君來虞山，偕叔一子元直訪余，時天寒日暮，余力疾出見，秉燭坐草堂中，語弗及食頃，逕登舟別去。」

又按先生詩：「敦牂季秋月，文戰各云罷。君時抱微疴，我亦整游駕。訪君來琴川，燈火官河夜。人話竹間堂，舟維水邊榭。我師青門邵，於新屬姻婭。丈行弟畜我，愛我百倍昔。十年願見心，一夕快傾瀉。才大工輒軻，養深得蘊藉。促膝未竟談，催發舵工罵。……」吳序與先生詩俱言是年十月有虞山之行。是行先生偕邵先生子元直字培德乾隆甲辰進士暨毛保之名琛常熟人遊琴川諸勝。有游虞山破山寺遂達天龍庵尋桃源澗游吾谷諸詩。

虞山游後，亮吉先行，先生遂至江寧，謁袁簡齋枚太史，時簡齋寓小倉山所構隨園，以吟詠著作爲樂，放情於聲色，尤好賓客，四方人士投詩文者無虛日。先生至，太史亦優禮之，卽度歲於隨園中。隨園景物宜人，風亭翠靄，花徑周環。益復歌筵頻開，先生在園，極盡視聽之娛。按袁蘭村題悔存齋詞註：一先生至白門，每主

予家
云

是年酬應詩篇：

別稚存

別陳秋士次韻名宋賦號菊人武進人官湖北知縣

孫薇隱自句曲歸以詩示輒題於端卽和其春日枉贈之作

贈明分司春岩次蔣清容先生韻明新字春岩漢軍人乾隆戊子舉人官伍祐場大使

和錢百泉維感名世錫秀水人乾隆戊戌進士官檢討

重九後十日醉中次錢企盧韻贈別名邁又名夢雲武進人貢生

題鄭秋堂山水幅

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先生二十七歲春由江寧至太平夏主講正陽書院冬北上歲暮抵京。

歲首仍客隨園有詩呈袁簡齋太史繼由江寧赴太平與沈既堂復晤客中清明嘗偕賈稻孫田祖顧

文子九苞丁秀巖重遊當塗白紵山。

三月始檢存詩稿作自敘：「體羸疲役年甫二十七耳氣喘喘然有若不能舉其軀者自念鄉所遊處舉凡可喜可愕之境悉於是乎寄恐貧病漂泊脫有遺失因檢所積十存其二三聊命故人編次之夫幼之所作稍長輒悔後之視今何獨不然輒爲數語以自策勵且述辛苦。」

入夏，至壽州，謁張蓀圃芳佩知州，應知州約，主正陽書院講席。有院齋納涼雜成，記書院事：

「每聞暮鴉聲，窗暝已輟讀，鴉陳日一過，半空聲肅肅。前者若得意，後者奮相逐。最後或兩三，哀鳴飛更速。怪問旁人言，市後有喬木。日出鴉四飛，日入羣就宿。吁嗟復吁嗟，我豈如此鴉。」

平頭搖大扇，不如風自來。細竹略成響，已蕩疏襟開。竹氣况自涼，無風亦佳哉。我行達淮潁，土性竹不栽。得見三兩竿，貴重如瑤瑰。寓齋偶具此，雖少有卽佳。經春更添筍，緣蔭將成堆。呼童日扶灌，相

對時銜杯。故山足山畝，一一驚春雷。胸吞不能盡，多者伐作柴。其下坐故人，念我應徘徊。爲師實人

患，而我適坐之。奇字或相叩，大半心然疑。所媿來問意，贈爾惟不知。比舍聞誦讀，暇卽相追隨。露坐

當風軒，談劇鮮所羈。聚首豈不樂，安能無別離。努力二三子，何患乎無師。按亮吉稱先生生平喜竹。

去歲此方旱，地有千里赤。江甸流飢民，淮關斷沽舶。米貴淮南時，正值我爲客。今春好雨陽，喜見收

二麥。新陳米未交，斗價尙三百。又聞故鄉田，多蝗土將石。我家無負郭，更復兼朝夕。居行兩心悸，救

貧少長策。東南民易疲，豈任荒歉積。中宵望天雲，殷憂定何益。」

先生主正陽書院未久，卽蓄意欲遊京師。洪行狀：「平生於功名不甚置念，獨恨其詩無幽并豪士

氣，嘗蓄意欲遊京師，至歲乙未乃行。」先生將至京師有詩與亮吉留別，而亮吉亦有詩送之：

將之京師留別洪大六首

「翩與歸鳴共北征，登山臨水黯愁生。江南草長鶯飛日，遊子辭歸去友情。五夜壯心悲伏櫪，百年左計負躬耕。自嫌詩少幽燕氣，故作冰天躍馬行。」

看人爭着祖生鞭，彩筆江湖焰黯然。親在名心留十一，我行客路慣三千。誰從貧女求新錦，肯向朱門理舊絃。吳市簫聲燕市筑，一般淒斷有誰憐。

窮交數子共酸辛，脈脈臨歧語未申。割席管寧休罷讀，分財鮑叔尙知貧。初心小負栖岩約，後會依然戴笠人。除是白雲知此意，幾曾情艷軟紅塵。

冷炙殘杯夢亦慵，雪痕到處印泥蹤。原嘗好客依都遍，鄒季口口別更濃。浪許詞場誇姓氏，要將人海盪心胸。不妨面似先生黑，上帝何曾殺黑龍。事出墨子

身世渾拚醉似泥，醉醒無奈聽晨雞。詞人畏說中年近，壯士愁看落日低。才可升沈何用卜，路通南北且休迷。只憐寒食清明後，鬼餒坟頭羨馬醫。

載舟扁車障錦車，風情昔日擅年華。牽魂西子湖頭月，照淚吳王苑裏花。已是舊遊如夢境，那堪遠別更天涯。馬前細草茸茸碧，來歲相看可憶家。」

送黃大景仁至都門

「弱冠心期誓始終，故人江夏有黃童。數行書札來春半，一夕舟檣出雨中。雀鼠幾時仍共穴，馬牛誰信不同風。應憐楚越依都徧，更向燕臺試轉蓬。」

姑谿夜雨剪春蔬，歸計頻番說荷鋤。放眼關河斜日永，驚心歲月二毛初。生涯未解營巢急，妻子都嗤涉世疏。此日北堂應有夢，凝塵黯黯鬢慵梳。

鉛槧頻年席未溫，十年心跡幾朱門。難忘節物偏垂涕，有約乾坤不受恩。涉世未妨顏更冷，依人何意舌猶存。蕭蕭故業斜陽外，共爾無慙廉吏孫。

蹤跡平生苦未閒，我貧君病改朱顏。料量絕業思傳世，各有名山待閉關。曉袂靜看雲氣白，夜鐙慵拂劍光斑。偏慙楚客多鄉思，依舊春風策蹇還。」

先生是行，在東阿道中與故人王劍潭光瑞邂逅，遂與並轡北上。所經之處，俱賦以詩。抵京已入歲暮，

值早歲同學龔梓樹病殆都中，先生得視其彌留，故有「一喘夜窗猶待我，兼程朔雪似因君」語。時朱筠在京，先生得與復晤，除夕前五日爲偕集陶然亭分韻賦詩，文讌之樂，一如曩日。

是年尹似村爲先生繪雲峯閣圖。

是年酬應詩篇：

呈袁簡齋太史

將爲北行留贈沈楓堦名在庭，乾隆癸卯舉人，官內閣中書，沈既堂子也。

賈禮耕用昌黎石鼓歌韻贈詩和贈一首

太白樓留別史貳庵名凱，陽湖諸生。

三月十三日沈既堂先生座中十二人合年五百歲分韻得少字

壽州贈知州張蓀圃 秋夜燕張蓀圃座張平定州人。

題錢雨樓圖照考異志疑卽錢百泉，按百泉名世錫，所著鹿山老屋文集。

尋墓篇爲程仲南作名雲，棧州人。

題李牧堂青岩圖名秉義山陽人拔貢生官湖北知縣

十七夜偕張秀才嘉會談是夜有月三疊前韻名廩禮壽州人歲貢生

夜飲孫吟秋齋頭鄰家火發歸而成此並詢吟秋話吟秋齋頭次韻名嘉瑜壽州人監生

偕吳竹亭訪珍珠泉竹亭桐城人

重九日雨張守先攜酒見過

李繡川招集廣住庵看桂并贈叢輝上人繡川壽州人

尹六丈爲作雲峯閣圖歌以爲贈指尹似村慶瀾滿州人鑲黃旗人諸生

爲沈葦亭題攬鏡圖葦亭壽州人

梁可堂爲作山水冊因題其上

題可堂印譜

留別正陽書院諸生并懷邵二雲編修

贈程生人中壽州人

題潘寄湖照

乙未除夕前五日筍河先生偕集陶然亭分韻得影字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一七七六）先生二十八歲春赴津應東巡召試始與都中名流遊。

是年二月兩金川悉平。四月上回鑾舉行郊勞盛典蹕途經津門各省士子進獻賦詩欽取一等邱

桂山祝堃洪榜戴衢亨關槐俱以內閣中書用。祝萬年方起萃張曾泰賞結舉人二等周光裕陸滋

李蔚觀王奉曾郭緯鑾葉汝蘭薛容張元楷張景運王績著黃繼光周贊錢敬熙黃驛吳蔚光蔣傳

馨黃景仁周嘉猷王丕烈邱桂芬俱賞緞二匹。

先生遂得校錄四庫館是行先生與趙渭川偕行。

渭川名希璜廣東人乾隆舉人知安陽縣好交海內名士嘗爲先生刻全集所著有四百三十二峯

草堂詩鈔
研機齋集

時王昶

字德甫號述庵學者稱蘭泉先生青浦人乾隆進士從征金川官至刑部侍郎深湛經學精考證達於政事韜略詩宗杜韓蘇陸詞擬姜夔張炎時稱通儒有春融堂全集

自金

川奏凱來京授鴻臚寺少卿在軍機行走入秋隨獵木蘭歸由舊寓寄園故址教子衡衡移寓爛麵
衡衡先生常以談藝過從同時京洛名流如陸健男學士錫熊金輔之殿撰榜周書昌編修永年戴

東原庶常震，任幼植吏部大椿，洪素人刑部朴，其弟舍人榜，張商言舍人墀，吳泉之助教省蘭，吳竹橋上舍蔚光，吳胥石孝廉蘭庭，及門人張漢宣彤，黃仲則景仁，胡元謹量輩，在昶寓極文譙之盛。述庵年昶哭仲則詩亦云：「暨我從戎歸，君來依絳帳。每謂王與朱，南北兩哲匠。生平所服膺，喜得並瞻仰。時偕車笠朋，並坐書畫舫。刻燭夜常分，扣門日相訪。」

昶撰先生墓銘：「都中士大夫如翁學士方綱，紀學士昀，溫舍人汝适，潘舍人有爲，李主事威，馮庶常敏昌，皆奇仲則。仲則亦願與定交，比貴人招之，拒不往也。余因以益奇仲則云。至其爲詩，上自漢魏下逮唐宋，無弗效者。疏瀹靈腑，出精入能，刻琢沈摯，不以蹈襲剽竊爲能。詞出入辛柳間，新警略如其詩。」先生爲當時都中名流推重至是，而聲譽益華。

按是年先生寓日南坊西，而朱筠寓亦在咫尺。翁方綱覃溪乾隆壬申進士，官至內閣學士，精金石，絕一時有復初不識仲則，於朱筠處得讀其詩，大奇之。自此先生時以詩相質。按翁序綢繆觴詠於筠寓中，饒有樂不思蜀之概。先生詩至稱：「朝吟椒花舫，暮觴紫藤架。頗覺師友懽，歸鞍已忘跨。」

按椒花吟舫乃朱筠邸第南偏樓息之所，其間亂草不除，雜花滿徑，聚書至數萬卷，金石文字千種，爲當時有名之書齋。亮吉卷施閣文椒花吟舫圖序：「先生負蓋代之才，具人倫之鑒，誘掖後

進獎許輩流寢門未闢束修之士紛來夕漏欲沉問字之車未返而先生又各竟所長不名一藝荀賈之學與枚馬之賦同登後門之賢與世家之英錯列有景伯之和易無周朗之偏奇於是海內之士有不詣先生之居者遂不得爲聞人焉

按此則先生在京所交友必有因朱筠而介者矣

又按先生詩自註一金振之寓齋藤花甚繁一

又按王昶哭仲則詩註「君工八分極古質兼擅山水」兼季範卿澹然居筆記亦稱「先生詩詞外致有」又汪啓淑鹿菲子小傳稱先生「兼長鑒古以其餘技旁通篆刻文秀中含蒼勁間仿翻沙法

製銅印真逼漢人氣韻有西蠡印稿若干卷」按西蠡印稿今佚惟汪啓淑藏印飛鴻堂印譜存先生遺印有陰文印三曰「翫月暢開懷」曰「忠信

篤敬」曰「以忠恕爲珍寶」蒼勁有致今可得見之

先生詩書畫三絕餘技旁通篆刻以是遨遊都中名流間皆重視之是年除詩詞唱和外友好屬爲題跋金石譜錄碑帖書畫者漸多先生皆能抉摘其瑕疵精審無所遺

是年亮吉聞先生獻賦報罷有書勸之

簡黃二景仁

「東西南北誰能達一月不寄長安札金陵江頭候消息兀兀束裝聞欲發泥中垂翅亦其理殿上

策名知有幾。我貧已是歷三州。嗟子何不遠千里。男子脫身行路旁。素面日益塵沙黃。黃金臺前集多士。笑爾八尺身空長。斬蛟射虎縱一往。少年何必齒鄉黨。能容卿輩詎止千。雅識國士真無兩。平生亦知少所與。憶爾唯同瘦孫語。我因作客縮心知。汝也得人非貌取。余與孫子訂交。因黃二。君家南頭住狂呂。百斛龍文亦思舉。矜名苦遭時俗罵。得句唯邀鬼神許。可憐蹤跡二三子。母病妻愁總如此。固窮不出誰能勸。離俗未遠吾猶恥。長貧寧使婦無裋。不遣朋來缺酒尊。當時總角共言笑。一輩更有誰人存。讀書雖多顏不迂。食力既久形非癯。乾坤亦憐壯心在。不使齋恨填溝渠。別離幾載無苗麥。君意欲歸歸詎得。三間老屋蒿數尺。十畝荒田禾半石。世奢豈復慮終始。我儉纔能救晨夕。瓶無斗粟休謀肉。身有葛衣應賤帛。狂來苦欲慕前賢。俗薄何能謝其責。我今作客苦乏資。汝復告我歸無時。窮愁屬汝休苦思。破悶聊寄孫郎詩。附鮪軒詩

是年酬應詩篇：

送何數峯之輝縣名青欽。縣廩生。官澄海知縣。

翁覃溪先生以先文節公像屬題像李晞古筆藏夏邑彭春衣侍講家此先生屬山陰朱蘭圃臨本

也

桂貞曲爲潘蘭坻賦名庭筠號德園乾隆戊戌進士官至御史工繪事後皈依淨域捐棄一切惟隨筆作水墨花卉

筓河先生齋頭觀馬負圖雨竹障子偕家葯林作黃葯林名驛字嶽領興化人貢生官知縣

訪吳竹橋

王蘭泉先生齋頭消寒夜集觀廊湛若天風吹夜泉硯作歌

贈楊荔裳卽寄酬令兄蓉裳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先生二十九歲。仍客都中，移家來京。秋應順天鄉試。

是年正月四日自壽有詩，同壽者溫景萊朱大尊楊荔裳及先生四人，溫汝适爲置酒借舫齋中。

是年先生聞亮吉丁母憂，丙申冬亮吉母卒感而賦詩：「故人新廢蓼莪篇，我亦臨風尺涕懸。同作浪遊因

母養，今知難得是親年……」亟思菽水承歡，迎母就養京邸，以盡平日潔養蘭陔之志。雖處境艱

窘，亦所未計。急自京貽書亮吉曰：「人言長安居不易者誤也，若急爲我營畫老母及家累，來俾就

近奉養，不至累若矣。」亮吉時奉母孺人憂，家居，發其書，資無所出，君向有田半頃，屋三椽，因并

質之，得金三鎰，俾君之戚，護君母北行。」洪行狀

先生自移家來京，家室累果大困，館穀不足以資給養，幸有老師朱竹君暨里友陳秋士輩資助之。秋士時館楊懋珩家，校官書，分金相助，其激直敦氣誼，與亮吉同，先生因以不匱。茲錄其移家來京師都門秋思贈陳秋士諸詩，以見其移家來京後之大概：

移家來京師

「豈是逢時料，偏從陸海居。田園更主後，兒女累人初。四海謀生拙，千秋作計疏。暫時聯骨肉，邸舍結親廬。」

全家如一葉，飄墮朔風前。事竟同孤注，心還戀舊氈。妻孥賃春廬，雞犬運租船。差喜征帆好，相逢澤潞邊。

長安居不易，莫遣北堂知。親訝頭成雪，兒驚領有髭。烏金愁晚爨，白粲困朝糜。莫惱啼鴉切，憐伊反哺時。

江鄉愁米貴，何必異長安。排遣中年易，支持八口難。毋須怨漂泊，且復話團圓。預恐衣裘薄，難勝薊

北寒。

當代朱公叔，謂筍河先生憐才第一人。傳經分講席，傍舍結比鄰。桂玉資浮產，盤餐捐俸緡。移家如可繪，差免作流民。

貧是吾家物，其如客裏何。單門餘我在，萬事讓人多。心跡嗟霜梗，生涯辦雨簑。五湖三畝志，經得幾蹉跎。」

都門秋思：

「樓觀雲開倚碧空，上陽日落半城紅。新聲北里迴車遠，爽氣西山拄笏通。悶倚宮牆拈短笛，閒經坊曲避豪驄。帝京欲賦慚才思，自掩蕭齋著惱公。」

四年書劍滯燕京，更值秋來百感并。臺上何人延郭隗，市中無處訪荆卿。雲浮萬里傷心色，風送千秋變徵聲。我自欲歌歌不得，好尋騶卒話生平。

五劇車聲隱若雷，北邙惟見塚千堆。夕陽勸客登樓去，山色將秋遶郭來。寒甚更無修竹倚，愁多思買白楊栽。全家都在風聲裏，九月衣裳未剪裁。

側身人海嘆棲遲，浪說文章擅色絲。倦客馬卿誰買賦，諸生何武漫稱詩。一梳霜冷慈親髮，半甌塵凝病婦炊。爲語遶枝烏鵲道，天寒休傍最高枝。」

贈陳秋士：

「吾儕一聚散，造物巧揄弄。君昔遊燕初，河梁一相送。輾轉三年間，合此離襟縫。我今客作家，君猶作鄉夢。相依若性命，相愛儼伯仲。我識君苦淺，君視我殊衆。連牀燭一枝，入市轡雙控。歡意與淡俱，交情爲貧重。前衢溢華驄，後巷飛絲鞚。置身塵熱區，心兵按不動。君性更簡夷，談言每微中。能於廣座中，一語寂羣閤。風致菊艷霜，詩境梅破凍。蓮思火地開，蘭擬幽谷種。何物可贈君，騷香爲君誦。更感拜母情，助以菽水供。投布識范寒，分金補顏空。相對茅檐中，酣歌時擊甕。爲樂曾幾時，小別得毋惆。膠漆雖不離，跼距孰爲共。各曰有親養，豈免爲人用。君得賢主人，羣籍互穿綜。得淥乃泛渠，非高詎棲鳳。所幸我輩交，不貴屢過從。聚非青蠅集，散異市兒哄。脫聞命駕來，相期恕疏縱。」

是年，先年始與偃師武億虛谷交，億吊先生文：「方丁酉歲在京師，余始交仲則」云。

按億亦一奇人，博洽工考據，尤好金石，同縣農家掘井，得晉劉韜墓志碑，億聞急往買之，自負以歸，石重數十斤，行二十餘里，到家憊頓幾死，其事與先生因桂未谷贈印喜極而詩，偏請諸友好

題詠所癖相同。又按億性迂僻善哭在京客朱筠家除夕筠饋豚肩蒙古酒億盡食之食已大哭。主宅驚怪筠疑億思家急慰問之億曰無他遠念古人近傷洪亮吉黃景仁不偶耳其興先生及亮吉相交至如是（儒林瑣記）

是年先生嘗偕馮健一名秉驪通州人遊都中西山至戒壇登千佛閣與王秋塍名復秀水人張鶴

柴名彤烏程人乾隆丁酉舉人訪菊法源寺有詩紀事趙渭川前註見歸羅浮溫汝适字步雲以進士官至兵部右

平先生其人在京得汝适之資助於詩得見之歸廣州先生有詩送之。

是年先生繪江上愁心圖。舊譜

是年酬應詩篇。

十四夜趙舍人秉淵招集酒後偕步燈市。號少鍾上海人難蔭改

烏岩圖歌爲李秋曹威作。號畏吾龍溪人乾隆戊戌進士

題李南礪啖荔圖又題其曝書圖。名文藻益都人乾隆辛巳進士官桂

送趙渭川歸羅浮

聞鄭誠齋先生主講崇文書院寄呈二首

送毛佩芳明經歸遂安名紹蘭遂安人貢生是年卒先生有詩輓之

送溫舍人汝适歸廣州

丙申冬於王述庵通政齋見鄺湛若八分銘天風吹夜泉研爲作歌今翁草溪先生復出鄺書洗研池三字場本與研銘合裝屬題池在廣州光孝寺鄺讀書處也先生視學廣東曾訪之

叢竹圖爲金光祿素中題名榮仁仁和人官至濟南知府

題汪民部秀峰詩集名啓淑歙人官至工部郎中

疊韻呈筍河先生

曉晴三疊前韻柬徐惕庵名大榕武進人乾隆壬辰進士官至濟南知府改京員

漢吉羊洗歌在程魚門編修齋頭作

題施錫蕃雪帆圖

六疊前韻和余少雲作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一七七八）先生三十歲。在京，仍在王昶門下。

是年王昶以總纂清一統志在京，先生仍列其門牆。按述庵年譜：是年「邵二雲庶常晉涵，孔衆仲庶常廣森，漢谷主事繼涵，汪劍潭孝廉瑞光，張芭堂貢生燕昌，王竹所上舍初桐，及門人金雲莊主事德輿，徐尙之上舍書受，汪書年上舍大經，楊蓉裳上舍芳燦，其弟荔裳揆，常以談藝過從。」而未及先生。但昶撰先生墓銘：「乾隆戊戌，黃子仲則來受業門下，讀其詩固已奇之，及久與之處，落落然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因以益奇其人。蓋仲則師大興朱君筠，君與予同年，又以意氣學問相劇鏃，故仲則出入兩家無間言。」按此則是年先生仍在昶門下可知。

是年先生以移家來京，傭書大困，益寥落不偶。試錄其次章進士書城見贈移居四首原韻奉酬以見其大概：

「旅食歡游少，蕭蕭閱歲華。有牀眠曲尺，無雪賦尖叉，薄笑三辰酒，穠羞一窖花。如何此爲客，常似未棲鴉。」

詞壇見韋虎，餘子盡摧顏。世以科名重，天分歲月閒。讀騷宜飲水，柱笏且看山。一接清塵末，因之破俗慳。

晴光披煥襖，雲色斂灰穢。有客開荒徑，期君話冷齋。閒居偏近市，小飲愛臨街。幸有論文樂，長安住亦佳。

兩年經再徙，何處是吾廬。門換新粘帖，囊攜幼讀書。留賓猶有榻，奉母每無魚。慙愧投詩意，相將賦卜居。

時先生以長安居非易，寓齋頻遷。客邸酸辛，寥落侘傺之况，自移家來京而益甚矣。

是年，先生始與蔣士銓心餘交，嘗於蔣齋頭觀范巨卿碑額場本，并以此碑刻貽之亮吉，亮吉有詩

紀事。按蔣心餘江西鉛山人，乾隆進士，官編修，風神散朗，如魏晉間人。面激揚風義，甄拔寒賤，有古烈士風。詩古文皆負盛名。詩尤氣體雄俊，與袁枚趙翼並稱。兼工南北曲，有忠雅堂集、絳雪樓九種。

是年酬應詩篇：

王述庵先生招集蒲褐山房觀劉貫道蘭亭禊飲圖作歌

集吳香亭太常齋見所藏孫雪居董香光書畫合冊作歌吳名玉輪，字廷韓，固始人，乾隆辛巳進士，官左副都御史。

余伯扶少雲昆仲施大雪帆消寒夜集分賦

題周上舍愛蓮出關詩後

次韋進士書城見贈移居四首原韻奉酬

送馮魚山庶常歸欽州

張鶴柴招集賦得寒夜四聲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一七七九）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八月，應順天鄉試。

是年五月，亮吉來京，初寓先生寓齋。先生與亮吉話舊有詩：

「如猿噉夜雁嗥晨，剪燭聽君話苦辛。縱使身榮誰共樂，已無親養不言貧。少年場總刪吾輩，獨行名終付此人。待覓他時養砂地，不辭暫踏輦紅塵。」

身世無煩計屢更，鷗波浩蕩省前盟。君更多故傷懷抱，我近中年惜友生。向底處求千日酒，讓他

人飽五侯鯖。顛狂落拓休相笑，各任天機遣世情。」

亮吉亦有詩答之。見卷施閣詩與黃大景仁話舊。

時四庫館甫開雕，總裁官董誥，屬總校孫溶，延亮吉總司其事。亮吉遂移寓打磨廠寓齋。同客京邸，時復與先生訪晤。而彼此寥落都中之況，亮吉亦有詩紀之。八月二十日偕黃二暨舍弟飲天橋酒。

樓：

「長安百萬人，中有賤男子。日挾賣賦錢，來遊酒家市。昨日送君回，今日約君來。送君約君於此橋，長安酒人何寂寥。酒人無多聚還喜，破帽塵衫挈吾弟。攝衣上坐只三人，爽語寥寥落檐際。君言內熱需冷淘，我慣手冷應持螯。閒無一事且沉醉，不然辜負青天高。青天高高復飛雨，二十四櫺風欲舉。飛簷卷葉千里間，直視城南落驚羽。濃雲欲暗南郭門，斜日忽破千林昏。陰晴萬態鬪秋景，醒醉一夢恬吟魂。持千螯揮百尊，不覺樓上空無人。君歸雖遙莫先走，萬事要須落人後。君不見門前豪騎控雙龍，笑我西行馬如狗。」

是年先生應順天鄉試未售。時翁學士方綱、蔣編修士銓、程吏部晉芳、周編修厚輅、吳編修錫麒、張舍人埴，結都門詩社，邀先生及亮吉與會，每一篇出，人爭傳之。

時王昶以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京，先生仍從之游。按述庵年譜：「僦居東華門外，西堂子衡衡。新知若貢生洪稚存、亮吉、趙億生、懷玉。弟子若楊荔裳、徐尚之、張漢宣、黃仲則，數過從，談讌如曩時」云。

是年里友之在京者稱最盛。除昶門下士，若趙懷玉、楊荔裳、徐尙之輩外，楊倫、嵇承端、立亭等亦俱在

京。北江全集

是年酬應詩篇：

題陸耳山學士家藏明陸文裕公書玉璫詩卷名錫熊，字健男，上海人。乾隆進士，以文學受知高宗，爲四庫全書總纂官，累遷副都御史。

奎堂文集

送陳理堂學博歸江南名變，泰州人。嘉慶戊午舉人，官泰興訓導。

送嵇立亭歸梁溪

楊西禾來京話舊，且出前年見贈之作和之。

題楊鑑亭秋曹幽篁獨坐圖名昭，甘泉人。乾隆甲午舉人，官兵部主事。

送韋書城南歸名佩金，江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凌雲知縣。

冬夜飲程魚門編修齋，觀耶律文正公像

臘月廿五日飲翁學寶蘇齋，題錢舜舉畫林和靖小像，用蘇韻

又用前韻題翁覃溪所摹和靖秋涼三君二札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一七八〇）先生三十二歲在京。秋應順天鄉試，移家南歸。遂遊魯，客程激江學使署中，冬返都。

正月，王昶隨侍南巡，先生送之，昶撰先生墓銘：「庚子春，余扈從南巡，仲則送至宣武門外，戀戀不能舍」云。

同月，先生與曲阜桂未谷復明經集翁覃溪寓齋，明經好金石，與翁學士有同癖，而先生亦復善此。

明經誘接後進甚篤，以舊藏宋鑄山谷詩孫銅印贈先生，先生喜而有詩，翁學士李少鶴俱有贈詩。

吳錫麒人穀有正味齋詩集亦有長句贈之。又按洪亮吉其後辛丑在秦，亦有黃二景仁閱正齋爲作

傳印圖，趙渭川題之以詩。已按渭川時已返都。

時亮吉仍在孫溶寓校書，與先生仍入都門詩社，社友有欽州馮編修敏昌字伯求號魚山乾隆進

由昌黎山谷以上追李杜貫穿順德張解元錦芳字繁夫號葯房工詩善繪與馮敏昌胡亦常同稱

諸家自成蹊徑有羅浮草堂集是時先生復與程晉芳遊。按晉芳字魚門號蕺園以進士官吏部主事家世殷富業藏於淮晉芳獨

生以詩
相交。

八月，先生應順天鄉試未售。時復以家室累大困，亟欲移家南歸。洪行狀：「君果以家室累大困，亮吉復爲營歸資，俾君婦及子奉君母先回而君已積勞成疾矣。」

茲再錄先生述懷詩，以見其旅中家况之大概：

「我本江海客，風水性所諳。爭食雁鶩侶，眠飯蛟鼉潭。吳山及越山，到處工幽探。強來北地遊，埃壘積不堪。傭書讀中祕，逐隊趨趨趨。烟海迷津涯，十不憶二三。欲投祭酒筆，骨相慚燕頤。慈親迫榆景，髮脫難勝簪。迎養薪桂地，所愧缺旨甘。斜街路南頭，因樹三間庵。老人弄孫罷，繡佛依香龕。昨來秋風起，語我思江南。片舸下潞潞，家具不滿擔。拜送心斷絕，而我羈歸驂。有兒名乙生，廢學增癡憨。曾不識之無，但索梨與柑。有女已上頭，長欲與母參。心性稍姑慧，恨渠不爲男。俯仰既無藉，出處彌自慚……」見節文其艱窘寥落之况，有不得不移家南歸者如此。

移家南旋，是日值鄉試報罷，故先生有「朝來送母上河梁，榜底驚傳一字康」之語。按北江年譜

七日揭曉，亮吉中舉。按此可考定先生家屬南歸在是日。

先生家屬南還後，即應山東學使程世淳江潑之邀，作山左之遊。由直沽發楊柳青，經滄州吳橋，入山東平原禹城歷城，所至俱有詩紀事。抵濟南學使署，即客其幕中。學使愛才好客，殊優禮之。清暇偕遊，不廢輟樸。學使署倚明湖，通樓曰四照，四照乃詩人愚山所題之勝蹟。先生與學使嘗偕宴於此。而李北海歷下亭，珍珠泉，俱近在署之咫尺，亦游屐所時至之處也。節采同時人秦朝鈞消寒詩話入冬，先生得吳竹橋書趣北行，遂復由濟南返都。歲暮，先生孤客京邸，益復寥落無偶，除夕有詩述懷，其艱窘酸辛之况，一如曩日。茲述之如下：

「……薄遊向齊岱，聊寫憂心悵。一看封中雲，慢聽海上談。懸車待春發，陟岳搜穹嶇。日觀俛滄海，天門豁層嵐。捫碑倚石表，發策闢玉函。誰知靈威丈，赫爾喧其貪。仍復驅我來，臥病同僵蠶。努力近藥物，割嗜疏酒醺。二豎雜虛耗，環伺何眈眈。昔年壯意氣，萬象供嘲哈。今如病馬伏，不任驅驂驪。面用方麵障，口擬石闕含。亦有舊攜劍，鏽澀昏星鐔。亦有幼讀書，塵封飽魚蠅。一僕窮相隨，膚癯鬢既麤。作三遺之賣，易菜日半籃。縮頸向爐火，暖意偷春酣。忽訝歲之盡，淚下衿衫浹。轉憶去年夕，渾舍談話謫。索逋雖填門，相對樂亦湛。今反作孤客，枯寂同瞿曇。百感自然集，苦吟詎所耽。顧影坐分歲，

漸聽晨鐘。按先生以抱病奔走大悴風儀頓減亮吉每以黃面瞿墨呼之云。

是年先生繪揖樵圖白題詞。摸魚兒

是年酬應詩篇：

初四日復雪余少雲以和詩來卽疊韻奉答

人日登黑窯廠歸集翁學士覃溪詩境齋

題翁覃溪所藏宋槧施注蘇詩原本

花朝程魚門招飲分賦蘭得花字

趙渭川至卽題其紀遊詩卷

未谷以漢瓦并天下文場本屬題

言懷和黍維

十四夜宴程澂江學使者座

謝程石緣餽梨。先生濟南所交友

題會約葦雨中海棠先生濟南所交友

雪中飲四照樓卽席呈程端立學政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一七八一）先生三十三歲。仍在都中。秋遊西安。冬復入都。

是年初春，先生養病法源寺，與友人余少雲

名鵬，字懷寧，諸生。工詩詞，善畫水墨山水。有息六齋文集。兄伯扶，名鵬，年與弟少雲並有才名。乾隆舉人，貌清

癯。工書善畫。有飲江閣詩鈔夢牋。書屋詞俱爲先生在京時之至友。同寓。先生摸魚兒詞：

「怪朝來春陰如許，同雲已閣簷際，擁爐鴿炭頻番換，膚栗漸平還起，禪窟裏。本不稱春來，雪况紛紛地。尋思往事，共燭短更長，寒深屋淺，話凍玉蟾淚。問家具，經卷藥爐而已。可憐青鬢憔悴，君貧我更貧兼病。愁竟不須迴避，高枕睡，倩屋角西山，與夢通清氣。江鄉風味，漸燕筍登盤，刀魚上筍，憶著已心醉。」

時亮吉寓賈家胡同，時往訪之。有法源寺訪黃二病因同看花詩：

「長安城中一畝花，遠在麀西法源寺。故人抱病居西齋，瘦影亭亭日三至。一叢兩叢各稱心，前年去年看至今。今年花盛病亦盛，轉恐病久花難尋。天光未發雲半沉，牆角有樹交深陰。故人此時花

下吟，頭鬢露沐光浸淫。梨枝桃枝分不得，楊柳接天青一色。海棠雙樹復絕奇，花背深紅面浮白。長安一畝不數看，莫夢江南千里陌。法源寺近稱海棠，崇效寺遠繁丁香。花時可惜雨聲阻，不爾遊履時傍徨。看花抱病還難顧，我更因花乞同往。春陰如夢不逢人，墻角游禽出無數。故人逸興獨不凡，日復一訪同幽談。君不見回途却值如龍馭，日晚羣言看花去。」又按消寒詩話法源寺又名憫忠寺，當時以牡丹著名都中。

四月初二日先生復邀同人馮魚山敏張粲夫芳錦安桂甫嘉余少雲暨洪亮吉輩於法源寺餞春。卷施

閣詩題
先生詩

先一日，先生賦惱花篇，時尙抱病應客也。

時孫星衍在西安幕府，嘗貽書亮吉，述巡撫畢沅字秋帆鎮洋人，以進士官至湖廣總督，經史有忻

慕之意，亮吉遂以禮部試後入秦。在都留別先生有詩：「拋得白雲谿畔宅，苦來燕市歷風塵。才人命薄如君少，貧過中年病却春。枵腹誰憐詩思清，掩關真欲廢逢迎。期君未死重相見，與向空山證世情。」

是行亮吉於五月望後抵西安。北江年譜而先生亦有西行之意。初，秋帆宮保不識先生，見都門秋思詩，

謂值千金，姑先寄五百金，速其西遊。陸祁生繼入秋，先生遂行。宮保以好著書，鉛槧不去手，時集才賢，校刊古書，幕府之士甚衆。其尤著者，爲長洲吳舍人泰來，江寧嚴侍讀長明，嘉定錢州判站，及孫星衍與亮吉輩。先生至，極詩文讌會之樂。

是年六月，朱筠卒於北京。

年三十五

先生在西安聞訃，偕亮吉哭於興善寺。九月初三日雨後，先生偕星

衍及亮吉遊薦福寺，亮吉有詩。

癸卯三月孫星衍留別亮吉詩：「城南風日入秋清，憶得攜朋落拓行。雁塔聯吟一長嘯，本來李杜不題名。」跋云：「黃仲則遊秦，曾與

釋存及予訪城南勝蹟，」指此行。

先生是行，出都過蘆溝橋，經安肅保定定州真定獲鹿井陘固關平定州壽陽榆次關中，所至俱有

詩。在關中，亮吉有詩送行。

關中送黃二入都待選

按武億弔先生文：「辛丑復遇仲則寓京師，病寢一木榻，出新著詩兩卷，皆其游太原秦中所寄興者，持示余。且起太息曰：『景仁憊甚，脫不幸死，奈何。余視其貌過戚，強慰之曰：『君何遽死？君才猶未盡，天忍奪之速耶？』仲則是日爲余謀設一飯，飯已別去，自是絕不復聞。』先生由西安入都，卽在是冬也。」

是年酬應詩篇：

題余少雲蕭寺吟秋圖

偕伯扶少雲遊崇效寺卽贈寧上人

題洪稚存機聲燈影圖

放鶴圖黎二樵爲周肅齋明府作屬題黎名簡，順德人，拔貢生，周名士，南川人，以舉人官直隸知縣。

題李明府天英借笠看山圖號蓉塘，四川人，官知縣。

送邵元直歸里卽題其亭樓

徐溝蔡明甫予嘉齋頭聞燕歌有感

將之關中留別吳二春田

和畢中丞悼亡詩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八二）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候詮，以謀選資再入秦。

先生以乾隆丙申東巡召試二等，在武英殿書簽，例得主簿，入資爲縣丞。是春，以將赴選謀資入秦。

時亮吉與星衍，仍在西安節署。

北江年譜：「四月黃君景仁，以將赴選謀資入秦，寓開元寺者三月，間旬必偕孫君出訪之，或同遊名勝，竟日而還。」

又按先生集中遺文，是年六月十五日送余伯扶之太原序：「昨者門倚急裝，人來古寺，依依話別，款款言懷。」又：「此則舊遊如昨，可爲君計里而談，而別緒新縈，未許我同車而去。」考此，似先生是時已返都中，仍寓法源寺。北江年譜稱先生四月入秦者，當是泛言之。先生或四月之前已入秦中耳。集中無考，存疑。

又舊譜按楊六士貽書先生曰：「昨冬見稚存書，始知足下一至青門，旋復出關，半年以來又復不可知。尙之至，知足下仍寓日下，將謀一官，風流未墜。或者政在江郎，裴回賦詩，不難跡希東野，且李杜何如人，正不必於今日爭科目也。」按此則先生是時必以候詮而返都可知。按六士號夢符字西躋，亦先生里友。

所著有心止居詩文集惜齋筆記。

按先生集中詩以是年爲最少，僅元夜大雪飲石香齋一首。王蘭泉所稱蕉梢集。壬寅以後詩者又不得

見殆遺佚或爲後人所刪耳。但先生在京侘傺無聊之況，亦可由先生赴秦謀選資而推想以得。茲附錄京塵雜錄一則，以見先生高才不遇，侘傺客邸之況：

「昔乾隆間黃仲則居京師，落落寡合，每有虞仲翔青蠅之感。權貴人莫能招致之，日惟從伶人乞食，時或竟於紅氍毹上現種種身說法，粉墨淋漓，登場歌哭，謔浪笑傲，旁若無人。如楊升庵在滇南，醉後胡紛傳面，插花滿頭，門生諸妓輿以過市，唐六如與張夢晉大雪中遊虎邱，效乞兒唱蓮花落，才人失意，遂至踰閑蕩檢，一等云按之，翁方綱悔存詩鈔序，一其有放浪酣嬉，自託於酒筵歌肆者，蓋非其本懷也。一暨畢秋帆吳會英才集小序，一卒以不自檢束，憔悴支離，淪於丞倖，一等語，則事或非無稽。蓋先生自移家來京後，家室累大困，復以高才不遇，寥落無偶，遂出之於放浪酣嬉，以吐其抑塞不平之氣耳。按包世臣齊民四術評之最是：一仲則先生性豪宕，不拘小節，既博通載籍，慨然有用世之志，而見時流齷齪猥瑣，輒使酒恣聲，色譏笑訕侮，一發於詩，一世臣乃當日陽湖後進名士之言，當是譏笑訕侮，使酒恣聲，色譏之詩，必爲後人所刪無疑矣。」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八三）先生三十五歲。三月力疾出都，將復至西安，次解州疾亟，四月二十五日卒於山西運使沈業富署中。

亮吉撰先生行狀：「入資爲縣丞，銓有日矣，爲債家所迫，復抱病逾太行，出雁門，將復遊陝，次解州病殆，遂卒於今河南鹽運使沈君業富運城官署，距生乾隆十四年，年三十有五。君性不廣與人交，落落難合，以是始之慕與交者，後皆稍稍避君，君亦不置意，獨與亮吉交十八年，亮吉屢以事規君，

君雖不之善，而亦不之絕。臨終以老親弱子拳拳見屬，君之意殆以亮吉爲可友乎。此或君之明，而亮吉亦有不取辭者矣。君年甫壯歲，蹤跡所至，九州歷其八，五岳登其一，望其三，及歿而篋中詩，篇幅完善者，至二千首，是可傳矣。君之喪，沈君經卹之甚至，巡撫畢公暨今陝西按察使王君昶等，亦厚賻之，皆俾亮吉挾之歸，以奉君之親，以撫君之孤，以無貽君九泉之戚。畢公又將梓君詩以行，蓋數公者，於君皆始終禮愛之，爲近今所難及，亦君之才有以致之也。」

又按更生齋文蕭寺哭臨圖跋：「亡友黃君景仁體素癯，又不善珍攝，二十內卽自知年命不永，每以後事見屬，主人初以爲戲也。及壯歲遊燕趙歷秦晉，遇益窮，疾亦益甚。先是君以天津召試二等，在三館繕寫，當得官，以費無所出，癸卯五月，遂力疾出都，將遊西安，至運城沈使業富官廨，疾已亟，飛書達主人，促急行，以屬後事，主人聞耗，卽借馬疾馳，日走四驛，而君已不及待矣。運使已移君殯古寺中，入門而遺篇斷章，零墨廢紙，尙狼藉几案，哭奠後，主人日三臨，并爲文告殯，始偕其柩以歸。葬之於黃氏先壠之側。烏乎！主人與君交二十年，不見者又二年，竟不獲執手以訣，亦命也。」

又按出關與畢侍郎牋：「自渡風陵易車而騎。朝發蒲坂，夕宿鹽池。陰雲蔽虧，時雨凌厲。自河以東，

與關內稍異。土逼若術，塗危入棧。原林黯慘，疑披谷口之霧。衢歌哀怨，恍聆山陽之笛。日西隅，始展黃君仲則殯於運城西寺，見其遺棺七尺，枕書滿篋。撫其吟案，則阿孌之遺牋尙存。披其總帷，則城東之小史旣去。蓋相如病肺經月而難痊。昌谷嘔心，臨終而始悔者也。猶復丹鉛狼藉，几案紛披。手不能書，畫之以指。此則杜鵑欲化，猶振哀音。鷺鳥將亡，冀留勁羽。遺棄一世之務，留身後之名者焉。伏念明公，生則爲營簿宦，死則爲恤衰親。復發德音，欲梓遺集。一士之身，玉成終始。聞之者動容，受之者淪髓。冀其遊岱之魂，感恩西顧。返洛之旄，銜酸而東指。又况龔生竟夭，尙有故人。元伯雖亡，無死友。他日傳公風義，勉其遺孤。風茲來禩，亦盛事也。今謹上其詩及樂府四大冊，此君平生雅故，惟持論不同。嘗戲謂亮吉曰：予不幸早死，集經君訂定，必乖余之指趣矣。省其遺言，爲之墮淚。今不敢輒加朱墨，皆封送閣下，暨與述庵廉使東有侍讀共刪定之。卽其所就，已有足傳。方乎古人，無愧作者。惟草稿皆其手寫，別無副本。梓後尙望付其遺孤，以爲手澤耳。亮吉十九日已抵潼關，馬上率啓不宣。」

按是年亮吉仍在西安節署，以應莊達吉約，游郿縣，五月方由郿縣歸西安，以是得視先生之喪。時

王述庵亦以改調西安按察使，取道山西抵西安，聞仲則歿於山西運使署中，爲之縗歎，竟日云：江北

及述庵年譜 六月，亮吉經紀先生之喪既竟，卽於炎暑就道，歸櫬於其家。於臨晉道中有詩：「驛騎抵二

更，衣上殘月出。風沙浩茫茫，峻坂復百折。奔馳念亡友，詎憚炎暑日。沉疴逮三載，慈母旨甘缺。臨終馳素札，瞻嶺願歸骨。置茲達士懷，慰彼遙念切。吾徒重然諾，未可異存沒。殘夜聞馬嘶，荒塗險相

失。」亮吉世有巨卿之目者，以此。八月，抵里，并爲先生料量葬事焉。按武進陽湖合志：墓在陽湖永豐西鄉永寧庵前。

先生遺孤，一子二女，子年十三，女長年十六，次年五歲。洪行狀

孫星衍哀詩：

黃仲則少府

「我識黃郎最少年，典裘一賦正翩翩。花裁陰骨須輸俊，鶴比天姿合遜妍。尙訣巨卿真死友，予在安邑

遇君病甚劇不辭阿嬖竟神仙。方城一尉猶難得，君時尙候詮可有科名到九泉。」治城遺集

洪亮吉輓詩：

自西安至安邑臨黃二景仁喪奉輓四首

一生何憊悴死何愁。早覺年來與命讎。病已支牀還出塞。君扶病自京師逾太行出雁門始抵安邑故病益殆家從典屋半居舟。魂歸好入王官谷。名在空懸太白樓。君早歲以太一事語君傳欲定卅年心血有人收。西安幕府白樓詩得名。

遺詩

歸骨中條我未安。爲憐親在欲憑棺。君病中欲葬中條須營江畔墳三尺。好種籬前竹百竿。君生平喜竹空有頭

銜書尺旆。愁餘名紙伴高冠。君衣裘爲醫藥費盡卒後餘名紙及敝冠數事才人奇氣難銷歇。六月松風亂殯寒。

早年猿鶴與齊名。月旦人先赴九京。朱笥河先生嘗呼余及君爲猿鶴今先生已下世共哭寢門思往日。向偕君在西安聞

於興善寺獨臨遺殯愴生平。貞孤論盡朱公叔。存沒交餘范巨卿。却愧素車來未晚。樹頭飄雨旆將行。

個儻平生孰可如。遺緘欲發屢踟躕。交空四海惟餘我。魂到重泉更付書。君作太夫人書畢目已瞑復蘇乃更作書貽予於西

安度亮報函疑可達。臺卿服友感難除。傷心昨歲青門道。執手危言未盡紓。君不善攝生去歲別領安余又苦規之君徒領

之而不
能從也

洪亮吉輓聯：

「噩耗到三更，老母寡妻惟我託。炎天走千里，素車白馬送君歸。」

左輔杏輓聯：

「潦倒三十年，生爾何爲，合與沙張同朽質。淒清五千首，斯人不死，長留天地作秋聲。」

星年冬，翁方綱選刊先生遺詩，題曰悔存詩鈔，都八卷，計詩五百首。翁序云：「仲則天性高曠，而其讀書心眼，穿穴古人，一歸於正定不佻，故其爲詩能詣前人所未造之地。凌厲奇矯，不主故常。其有放浪酣嬉，自託於酒筵歌肆者，蓋非其本懷也……其詩尙沈鬱清壯，鏗鏘出金石，試摘其一二語，可通風雨而泣鬼神，何必讀至五百首哉。所以兢兢致慎，刪之又刪，不敢以酒聖詩狂相位置者，欲使仲則平生抑塞磊落之真氣，常自軒軒於天地間，江山相對，此人獨生，正不謂以長歌當痛哭也。」

又按吳蘭雪石溪舫詩話曰：「仲則詩無奇不有，無妙不臻，如仙人張樂，音外有音，名將用兵，法外有法，天縱其才，不能不奪其福，人忌其才，不能不發其光。年未四十，落魄而死，身後佳句，所在流傳……」
述庵覃溪兩先生表章不遺餘力，吾嘗論海內詩人，能從古人出，而不爲古人所囿者，藏園而外，必推仲則第一。覃溪疊欲選錄余詩，及君詩合刻，辭以二十年後再踐此約，蓋自知不逮仲則遠甚，非謙辭也。」

其後鎮洋畢沅復選先生詩，入所刊吳會英才集。沅序云：「黃少尹風儀俊爽，秀冠江東。初依竹君

學使公燕太白樓，援筆成詩，時有神仙之望。自游京邑，聲譽益華。卒以不自檢束，憔悴支離，淪於丞倅。高才無貴仕，悲夫。曩以薄遊關中，綢繆觴詠，才賢並集，實爲勝游。踰年，客死安邑。人傳其過平遙絕句，疑是晉卿靈未泯，九原風雨逐人來。詞雖警絕，信爲詩識」云。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

是夏，亮吉赴陝，迂道訪沈運使，業富於運城，與運使話舊，有憶先生詩：

「炎天騎馬謁公門，剪燭頻招旅客魂。」

謂黃君景仁去夏客死於此。

一桁山光憐久別，十年賓從歎誰存。辛卯壬辰間與

余同客太平署中者，爲賈田祖壁中尙欠分題句，衣上空餘舊酒痕。元伯縱亡留母在，白頭朝夕感

顧九苞及黃君，今已先後下世。
深恩。」謂黃太孺人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一七八六）

是年二月，先生夫人卒。左杏莊有書致張粲夫曰：「仲則夫人又於二月病歿，白髮孤孫，益復淒苦。」

詩稿尙須校訂，且梨棗之資亦煩籌度，正是一件未了心事。」念宛齋尺牘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一七八九）

邱縣劉大觀松嵐始識先生友施雪帆於嶺外，得讀先生詩，才十餘首，已爲傾心，始有刻先生詩集之意。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

是春亮吉在京，嘗獨遊法源寺，值馮敏昌，因同過寺旁先生舊寓室，已傾圯不可入，亮吉感而有詩：「出門誰是看花路，縱馬直前知不誤。斜行七里破曙光，馬不識途能嗅香。平明一寺攔街出，萬綠衝門馬驚逸。客行下馬方拂塵，花下已有先來人。羨君何止尋花早，花氣入簾餐欲飽。十分花事惜已過，砌下漸比枝頭多。明朝更惜花無幾，窗外怪風成陣起。看花人老花莫悲，花下幾見常追隨。不然花枝南頭兩間屋，曾有詩魂抱花宿。眠時如鷗立如鶴，看得開時復看落。如今寂寞鎖幾春，花屋祇當詩人墳。門闌雨圯紙窗破，時聆吟聲夜深墮。君行歎息欲出門，我更代花招客魂。君不見客魂定在花深處，怪底曙鴉啼不住。」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一七九三）

先生子乙生在廣東。亮吉關嶺衝寒集懷左大令輔詩：「當時蹤跡最清閒，繞屋梅花自掩關。千首

早摹梅處士，一官今傍謝家山。緣知小弟才尤捷，可識衰宗客未還。謂黃仲則子時在廣東，余屬至君署中讀書應舉。腸斷廿三年上事，黃公壚在白雲灣。

嘉慶元年丙辰（一七九六）

劉大觀在都中得翁方綱所藏先生遺詩，鈔本八卷，始刊悔存詩鈔。

亮吉侍學三天集有劉刺史爲亡友黃二景仁刊悔存軒集八卷工竣感賦一首卽東刺史詩：

「一瓣心香契獨神，此公高義出風塵。應憐少日齊名者，已作千秋傳世人。檢點溪山餘笠屐，刪除

花月少精神。

詩爲翁學士方綱所刪，凡涉綺語及飲酒諸詩皆不錄入。

向平婚嫁爲君畢，

君一子一女皆君沒後爲之婚嫁。

亦擬穿雲訪列真。」

又吳錫麒與劉大觀書曰：「所刊黃仲則詩，已得寓目，玩其旨趣，原本風騷，清竊之思，激哀於林樾。

雄宕之氣，鼓怒於海濤。傳之千秋，斯人不死矣。」

按尙綱堂尺牘劉綰致施雪帆書：「仲則詩近爲某明府選刊，去取失當。」似指劉刻本而言。

又按嗣綰致陳理堂書：「容甫之歿，聞之心慟，追憶仲則少雲立方諸君，俱曠世才，零落若此。」又孫淵如王大令復詩序：「回憶同人黃少尹景仁、汪明經中余上舍鵬翀，嚴侍讀長明、吳舍人

泰來，當時或預江淮，華梁苑日下之遊，今皆負才早逝，述作零落。」云：按此可知當時刻集之非易，先生以一丞倅，秋帆、覃溪爲之刊詩，劉大觀爲之重刊，亦異數也。

嘉慶四年，己未（一七九九）

長寧趙希璜渭川古義不忘死友，始盡刻先生遺集於安陽，卽以先生書軒名之，曰兩當軒詩鈔。凡十

四卷，詩八百十七首。虞山吳蔚光竹橋序之，評云：「數十年以來所見聞，海內之公卿大夫士，以及於

女史山人，縉流羽客，號稱能詩衆矣。而私心歎賞爲精能者，一武進黃景仁仲則，一昭文孫原湘子

瀟。二人之詩所以同者，其用思則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也。其用筆則翰鳥嬰繳，而墮層雲之峻

也。平無不能使奇也，直無不能使曲也。而又能反正開闔，抑揚頓挫，以極盡其致，夫如是惡得不謂

之精能。其不同者，余時以溫柔敦厚勉子瀟，故近所爲詩漸變而和平，有春之氣。……仲則秋聲也，

如霽曉霽吹，如霜夜聞鐘，其所獨到，直逼古人。不幸而不遇以死，殆所謂東野窮而長吉天歟。然而

東野長吉，卓然並傳於今，不爲天不爲窮也，則仲則亦不死也。」

嘉慶七年，壬戌（一八〇二）乙生三十二歲。

是年亮吉在里，乙生已補監生。北江年譜：「先生自塞外歸，尤喜導揚後進。同里如劉編修嗣綰，莊

上舍曾詒，黃孝廉載華，丁明經履恆，陸孝廉繼輅，秀才耀通，黃上舍乙生，莊秀才綬甲，周孝廉儀暉，

陸上舍鏞，高秀才星紫，瞿孝廉溶等，皆得獎勵之。」

是年五月，吳蔚光跋先生竹眠詞：「仲則詞稿在京時，不知爲誰攫去，復自追憶，兼於諸知好搜輯，得還舊觀。趙渭川爲刻兩當軒詩成，欲續刻此未果也。去秋楊荔裳自蜀來，屬余取之小仲，小仲今由洪稚存寄余，因使人鈔一副，而原本致之荔裳。」

按亮吉蕭寺哭臨圖跋稱：楊方伯撰（荔裳）刊先生詩餘入叢集中云。

嘉慶八年，癸亥（一八〇三）

王昶湖海詩傳國朝詞綜刊竣，先生詩詞復多一選本。湖海詩傳小序云：「生平所作，未有成編。余遣人赴蒲，錄其集以歸，最爲完善，循環吟諷，不啻哀猿之叫月，獨雁之啼霜也。傳本參差，世雖有愛而梓之者，然去取失宜，今詳加抉擇，存全本於書塾中，以待後之篤嗜者之論定。」

後六年己巳，洪亮吉卒。年六十四

嘉慶二十年，乙亥（一八一五）

按舒位立人鐵雲瓶水齋詩集，旃蒙大淵獻歲所爲詩，有題黃仲則悔存詩鈔後：

「傷心人住斷腸天，零落樓遲五百篇。貧戀微名甘下第，僻耽佳句僅中年。登山臨水誰無恙，成佛生天盡可憐。一紙何如十從事，此詩終有此人傳。」悔存詩沙翁爲翁覃溪學士選序而劉松嵐觀察刻之。

巴陵杜老武昌崔，不獨青山太白才。仲則以太白樓詩得名而其集中尚有岳陽樓用杜韻黃鶴樓用崔韻兩篇並工此三樓皆俯臨大江。放膽文章少年去，銷魂時候大江來。酒能化淚紅於血，夢欲爲煙綠似苔。亦是英雄亦兒女，玉樓天上又重開。」

又按舒位所著乾嘉間詩壇點將錄，亦有先生述及，以先生詩喻武松之勇，跡近滑稽不贅。

又按梁章鉅浪跡叢談：「凡作詩次前人名作之韻最難，然亦視其人之才力如何耳。在京師時嘗與吳蘭雪談詩，蘭雪謂黃仲則黃鶴樓詩必次崔顥韻，爲胆大氣粗，且悠韻如何押得妥，雖以仲則之才，吾斷其必不能佳耳。適架上有一兩當軒詩鈔，余因檢示之，蘭雪讀至坐來雲我共悠悠，乃拍案叫絕曰：『不料雲字下但添一我字，便壓倒此韻，信乎天才不可及矣。』」編者按先生詩中如昌黎凌厲奇矯，非天才超越，不足致此也。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一八一七）

侯官鄭炳文軒文重修趙本兩當軒詩鈔詞鈔刊詩八百五十四首，詞七十九闕。都十六卷。鄭跋云：

「獨憶渭川員外，與先君子同官豫中，以詩古文詞相切劘，先君子亦篤愛是集，因與手書往復，謀

付剗，竊於隨侍時親見之。洎令嗣星厓別駕，又嘗共事南河，員外就養袁浦，而是集之板亦移度焉。員外歿後，星厓奉諱旋粵，道遠不克攜以自隨。尋有河患，而板之殘缺漫漶者多矣。念先君子與員外既有同志，而是集終不可泯滅，亟取殘缺者補之，漫漶者修之，期於復還舊觀焉。

道光四年甲申（一八二四）

海鹽吳修重刊兩當軒詩集，付梓甫雕及半而卒。吳序云：「君與同里孫觀察淵如，洪編修稚存，趙司馬味辛齊名，世稱孫黃趙。三君者余皆與游處，相與上下其議論，而獨未識君。識君之子小仲，得讀君手定詩稿千一百篇，益歎服欣喜，欲爲刊行，久而未果。今小仲亦歸道山，且無子，乃介丁君若士，復假原稿，細爲校閱，起癸未終癸卯，凡二十年，年月先後，可按詩而得。遂編成十六卷，授之梓人，踐前諾以公同好。視趙刻多十之三。其間字句互異之處，指不勝數。魚豕之譌，悉爲釐正。」

按先生子乙生仲小道光初舉孝廉方正，未及應召卒。無子，友人爲擇其族以後之。又按乙生刻苦於學，通鄭氏禮，爲里友李兆洛申耆所重，申耆子嘗受業於乙生門下。以申耆年譜無考，茲錄申耆養一齋尺牘致黃小仲書，以見其大概：

「春風所被，小草蒙榮。豈知豚犬得所依歸。實亦寒門荷斯光寵。推是地居鄉僻，供侍多疎，兆洛又不獲躬侍興居，滋其竦仄耳。所示極見因材施教，身心漸定一語，尤是對病發藥，洞見肺肝，儀禮經注連讀，釋經補經，一舉兩得。將來能治鄭學，卽大體已具。不煩瑣屑搜尋，此乃向來教讀家見所未及。治經精神，如是如是，曷勝欽佩。豚犬頑劣，懼不足承教，冀嚴督之，或知自奮。旅客易感，望風依依。便羽儻逢，德音毋悛。」

又按汪容甫子喜孫嘗介莊綬甲訪遺詩於小仲家。時小仲已卒，綬甲乃小仲里友，有覆書致喜孫曰：「前承尊屬至亡友小仲家，檢覓尊公遺詩，久未報命。負疚滋深，今於夏間旋里，偕友人徧檢小仲遺篋，於汗出如漿之際，忽驚得數紙狂喜交集，如獲至寶。」云。

道光十四年甲午（一八三四）

番禺許玉彬等依趙本刊兩當軒詩鈔十四卷，依楊荔裳選本刊竹眠詞二卷。跋云：「余與鍾君翼民、姚君挾藻喜讀是集，合諸本校而刻之。……從湖海詩傳補詩三首，從悔存詩鈔補詩一首，仍爲十四卷。又得寫本竹眠詞一百三十六闋，寫本所無，從原刻悔存詞鈔補十四闋，從詞綜補三闋，分爲二卷，今稱竹眠詞者從其多也。各本字句互有異同，茲依吳石華師所定，不復注云。」

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

海昌蔣光煦續刊兩當軒詩集跋云：「海鹽吳君思亭修與先生之子小仲交，得其全稿，編成十六卷，付梓甫雕及半而吳君卒。今秋其嗣君小亭將遠赴粵中，慨剗之未竟也，出以見贈。未一月而吳君家火，所藏籤軸皆爲灰燼，獨詩集得免於厄。」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八四四）

長白麟慶序黃少尹集。序云：「嘉慶中侯官鄭炳文別駕補刊以復舊觀。而闕蝕之字，則已無由校補，逮今又三十年所矣。朽蠹零落，殆將不免。少尹族子藝屏，今客曹鎮齋太守所，將謀重刊，不遠千里，寓書請爲之敘。藝屏嘗客余江南總河幕中，故寒士也。假筆耕以自給，乃能以諸父之著述爲拳拳，不忍任其湮沒，是可嘉也。吾知慕少尹之詩者，必樂爲之助，以底於成。爰略述其生平，并敘斯集刊行顛末，且以會稽陳冀子題辭併寄，以復於君。至少尹詩則久已與北江文集並行海內，無俟余之贅言也。」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一八四七）

吳縣毛慶善美叔太倉季錫疇耘始刻先生年譜於尙友齋中。毛跋云：「予弱冠時，曾侍毗陵趙收菴丈談論，嘗言我郡詩壇健將，必以漢鏞首屈一指。予時從事舉子業，未暇紬繹其篇章也。後隨同人學作古今體詩，始購兩當軒讀之。其精警處無奇不有，無妙不臻，洵屬詩才之傑出者，間爲精選集中十分之四，以備案頭雜誦。適松陵徐君澹吟見而愛之，謂仲則詩自是不朽之作。但自古詩人集首，每有年譜，自李杜韓白而後，亦復不少，因取洪北江太史所作行狀，爲之排比歲月，分析附合，惜甫經草創而遽隕也。予乃續徐君之志，取集中詩，有年月可考者，按年分綴其下。又檢他人集中有相牽連者，并爲採錄以資觀覽，然猶未能盡善也。時收庵丈已歸道山，無從就質。後聞先生之孫仲孫，博學多聞，爲李申耆大令高足，與吾友季君耘友善，因託季君以示仲孫，庶有所增益。仲孫見而喜甚，謂我祖明年正月屆百齡之期，倘卽梓行，告成於誕日几筵，真可慰平生未伸之志，因以書鄭重誣諉予曰：此中缺略尙多，恐不足爲先生重也。因復請於季君，必得廣爲增輯。季君遂檢考諸書，並及同人倡和之作。又附軼事一卷於後，書成以稿寄示予。乃嘆曰：先生一生性情遊歷，具備於是矣。卽付手民刊竟，郵寄仲孫，可於歲首誕日瀝酒陳之。予與季君亦藉是爲瓣香之藝也。」

按先生孫志述（仲孫）自跋暨毛譜俱稱志述爲李兆洛（申耆）之弟子。稽之申耆年譜則無考。但黃李爲世交。又同里。申耆主江陰暨陽書院垂二十年。迄道光二十一年卒。主講暨陽時毗陵之雋亦從而假館。志述亦其一也。申耆且爲先生搜集遺著甚勤。以原稿散佚。未果。嘗以番禺許氏刻本授之。志述云：（餘詳下）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一八四八）

吳咨來歸詩詞原稿於先生孫志述，計手定詩藁十五卷，詞藁三卷。志述考異跋云：「先大父詩集，始畢秋帆宮保選入吳會英才集，詞稿王蘭泉侍郎選入詞綜。厥後諸家稍廣之爲專集。至吳思亭布經本，得詩千餘首而大備。惜其遽返道山，詞未付梓。道光戊申，吳君咨來歸詩詞原稿。蓋布經借錄後，寄丁丈若士，輾轉相假，而吳君之尊人碩甫先生攜往秦蜀滇黔，志述屢以書請乃見歸也。」

又按季範鄉澹然居筆記：「仲則先生駢體文絕似六朝人，惜其稿已佚。世不多見。其詩稿四巨冊，有千餘首。今在四川，聞爲吳碩甫大令持去而留者，其孫志述屢索未得。爲悵歸趙後，許以見示也。竹眠詞稿共二百數十闕，余嘗於吳筱軒明經憲澂家抄得之。爲明經尊甫竹橋禮部所錄之本。趙渭川員外所刻未及其半。吳石華大令刻本較多，亦未全。聞楊荔裳曾刻之叢集中，亦未見也。先生詩詞外兼工翰墨，書法在東坡山谷間，分隸古雅。有致。余亦於明經家中見之。又工畫，問諸志述，俱不可得矣。」

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

先生孫志述以原稿重刻兩當軒全集於里中，并輯考異二卷。志述跋云：「志述得先大父手定詩

稿十五卷，詞藁三卷。案時事皆止於乾隆辛丑，續以吳思亭布經本所增詩二十七首，趙渭川員外所增詩三首，爲今第十六卷，亦僅及壬寅正月，下距易簣時尚年餘。且辛丑歲遊太原秦中，有詩二卷，見武虛谷知縣弔文，今其存者才數首爾。憶昔李申耆師嘗持番禺許氏刻本授志述曰：惜乎其意甚盛，而僅彙外間傳本也。傳本於晚年聲希味淡之作，多從刪省。曩見詩片，莫非美玉精金，安得綴緝散佚，成一完本乎？時志述未能詳叩詩片所從見，後乃於書肆得壬辰至甲午初藁一冊。去年十月校葉是集，謹摘其未刻者。而季丈崧耘，周君淳之，吳君敬叔，各有錄示，並爲補遺，分附詩詞卷末。今年八月梓工告竣，莊君竹安忽於其家舊篋中檢得初藁百餘紙，蓋丙戌至壬辰作也。吳刻所增者爲辛丑夏日作，其手定藁亦在焉。大喜逾望，急取第十六卷校改之。而初藁蟲穿蠹蝕，塗注模糊，徐子樛莊滌園陸紫峯三先生，及周君弢甫，共爲審定。去其重出者得如干首，因裁并前刻，補遺都爲二卷。於是兩當軒集統計有詩千一百七十首，詞二百十六闋。使吾師尚在，爲之搜輯，詎止於此哉。壬寅以後詩詞，當卽王蘭泉侍郎所稱蔗梢集，又浮湘渡淮兩賦，如無錄二卷，皆見推於先輩，不知何時更得而備刻之也。」

同年，太倉季錫疇菰耘重輯先生年譜。跋云：「仲則先生年譜，往於道光丁未歲，與毛君叔美編纂，刻於尚友齋中。當時未得先生原稿，故僅據趙氏吳氏刊本，及洪氏行狀，與夫同人唱酬之作。參互鉤稽，仍不無缺略譌舛之憾。方欲重爲搜輯，而毛君已歸道山，予迫羸老未暇也。逮今歲戊午仲孫得先生手定稿，編纂付梓，乃得受而讀之，序次瞭然，十年遺憾，爲之頓釋。因與陸君紫峯及仲孫重加刪訂開雕，惜乎毛君之不及見也。」

光緒二年，丙子（一八七六）

先生之冢孫婦，志述之室吳夫人，重刊兩當軒集，里人汪昉序云：「咸豐八年，先生之孫志述復爲重刊於里中。且補其缺佚，校其闕失，先生之詩，遂以大備。乃未及數稔，復爲粵亂所毀。今先生之冢孫婦，志述之室吳孺人愴然念先澤之就湮，痛其夫畢生之志未能傳久，又爲節縮衣食，勤力針黹，積其所入，至十數年，雖洄寒盛暑，不敢少休。視有成數，亟爲鳩工集手民於廳事，自治饌具以供億之。命其子執武朝夕監視，幾及一年，剞劂完竣。語有之：天之生物，因材而篤，先生之詩，刊而仍毀，再刊再毀，復得吳孺人之賢。卒成乃夫之志，而先生之詩終以不朽，此非天之相先生者深且篤歟。」

按此
坊本
即今
之

黃仲則年譜

本譜參考書

邵齊燾玉芝堂詩文集

王昶春融堂集 年譜

洪亮吉北江詩文集 年譜

孫星衍芳茂山人詩文集 問字堂外集

汪中容甫遺詩

吳錫麒有正味齋詩集

舒位瓶水齋詩集

李兆洛申耆年譜

國朝先正事略

養一齋尺牘

芙蓉山館尺牘

念菴齋尺牘

洪稚存尺牘

尙綱堂尺牘

京塵雜錄

儒林瑣記

消寒詩話

飛鴻堂印譜

詩臺點將錄

坊本附錄所有者：

石溪舫詩話

味餘樓臆稿

詩人徵略

詩萃

浪跡叢談

齊民世術

澹然居筆記

肥學舍札記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二一九四五)

黃仲則年譜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黃 逸 之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權
翻印
必究

(本書校對者陳嘯仙)

11410



73
9